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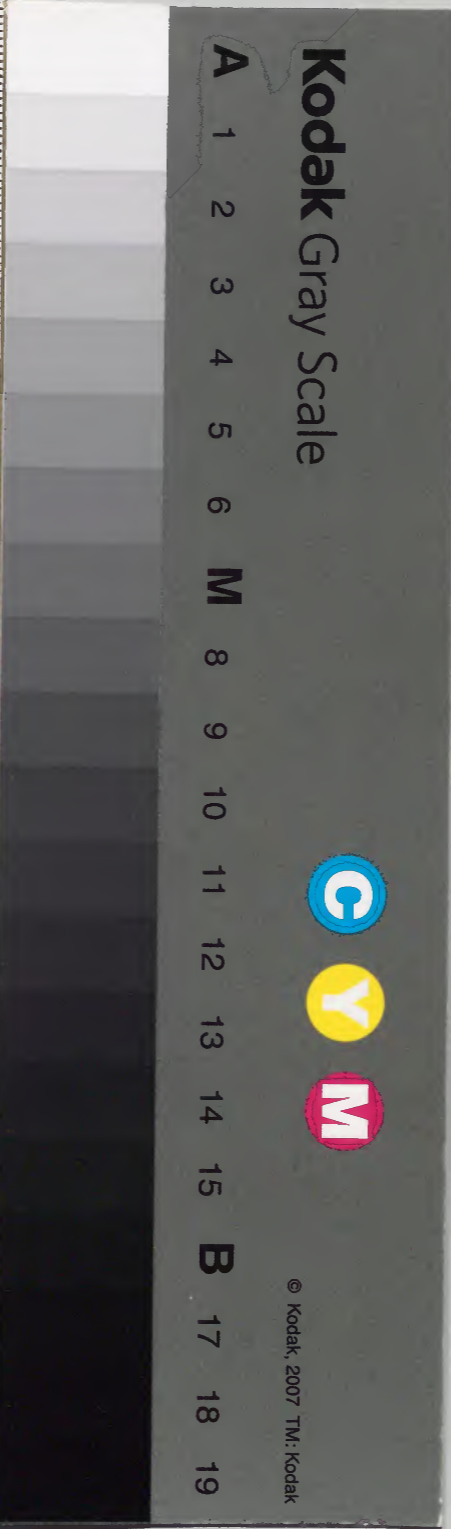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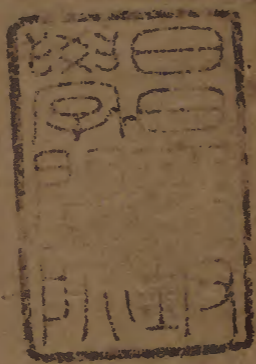
明名臣言行錄

四十九之五十二

漢書門				
二〇	九〇	二〇〇	二〇〇	類
冊	架	函	號	

原文閣内			
二九	二	三	漢
〇	〇	〇	書
三	二	〇	
架	冊	號	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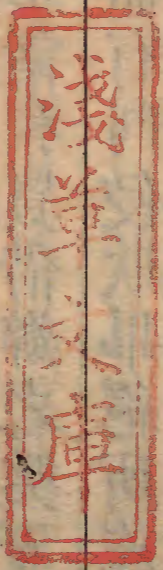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2300	
冊數	20 (11)		
函號	290	41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四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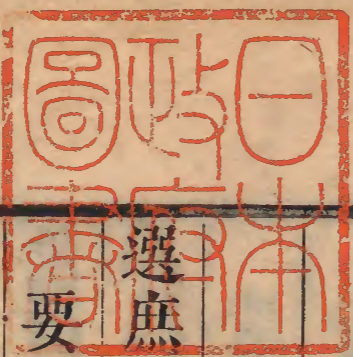
尚書楊文恪公廉



字方震號月湖江西豐城人成化丁未進士官至南禮部尚書卒年七十四贈太子少保諡文恪

選庶吉士改南戶科給事中所建白皆國家大體邊防要務管後湖黃冊灣州知州某請抄冊以便清軍行

戶部許之公奏言年歲久遠冊萬有一不完暴之天下姦偽且日滋非便然遠年版籍誠戶口根源宜添造冊庫稀架薄帷便晒晾以重本時人服其識體丙子丁內艱服闋補刑科給事中因地震劾奏用事大



臣首薦張元禎吳寬李東陽王鏊宜備日講劉大夏
謝鐸林俊王鴻儒宜任大用吏部尚書王恕被讒力
言公卿不可無恕所宜優禮請斥遠讒邪無爲所惑
上時政便宜凡十數事多見采行

陞南光祿少卿入賀千秋節因極陳輔導元良之說甚
具累順天府尹以水旱連年軍興繁亟於根本可慮
請出內帑以佐費無病民又奏免水旱民夏稅萬七
千石悉力賑貸剝底簿稽所屬財用出納數品式詳
具令通曉吏不得緣爲奸盡革諸和買借辦之弊府
收帑金數十萬立法類解簡而有刑侵欺畢絕所施

設優裕經久民甚賴之

乙亥春陞南禮部侍郎疏論交修論廟祀論巡遊語皆
切至會武宗至留都奏臣僚冠服當如朝儀又請謁
太廟皆得允

肅皇帝登極首進大學衍義節畧俞旨答之大禮議起
率諸卿疏請考孝宗母昭聖崇正統一之義旨報聞
致仕

公之學門戶自程朱淵源自六經權衡百代低昂漢唐
故其發之詩文鑿鑿乎程朱之矩度若求之漢唐則
誠不合若求之六經三百篇則近之矣

先生深信篤好程朱之書老而弗懈自修諸身施諸政
以至文詞書札冠履衣裳之細必取法焉或羣言之
淆衆理之族人莫適從也先生輒舉二夫子之言曰
程朱云云吾不知其他可謂言程朱之言行程朱之
行服程朱之服者矣

公復余子積論理氣書尤有獨見者其曰論一則不徒
理一而氣亦一也論萬則不徒氣萬而理亦萬也真
足以發明其不相離者

公自贊給事中小像云二十六而魁鄉三十六而魁省
其入仕也方之今人不可謂之早長猶工科舉之文

久乃知義理之學其立志也求之古人可以謂之遲
胡爲乎膺吉士之選胡爲乎叨諫諍之司以言其讀
中秘之書當卽尋醫僅獲旬月之益以言其有格心
之論間嘗塞責何有萬分之禪所愧乎修于已者旣
不免於闕畧而治乎人者復未見于設施自今以往
必痛加策勵而後可以庶幾也

乙酉以疾終上嗟悼贈太子少保諡文恪平生所著有
文集六十二卷劄記三卷奏議四卷家規一卷所述
有伊洛淵源錄新增先天後天圖學考証太極圖纂
要分類程氏遺書二程年表西銘旁通皇極經世啟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十九
鑰象山語類洪範纂要禮樂書皇明名臣言行錄皇
明理學名臣錄選註風雅源流唐詩詠史絕句月湖
詩稿白沙定山詩星畧算學發明綴算舉例醫學舉
要名醫錄凡二十餘種

侍郎何文簡公孟春

字子元湖廣郴州人弘治癸丑進士官至吏部右
侍郎調南京工部以議禮削籍卒年六十三隆慶
初諡文簡

少穎異稱奇童長遊李文正公之門文正嘗稱曰子當
表吾楚登進士任兵部主事員外郎郎中曹無滯政
嘗使山西清馬政條目畢舉還上五事并劾撫臣不
職朝論避之

公貌癯神暢雖在年少淹貫通練每談疆場慨然有彎
弓之志尚書馬文升劉大夏皆器重之一日京師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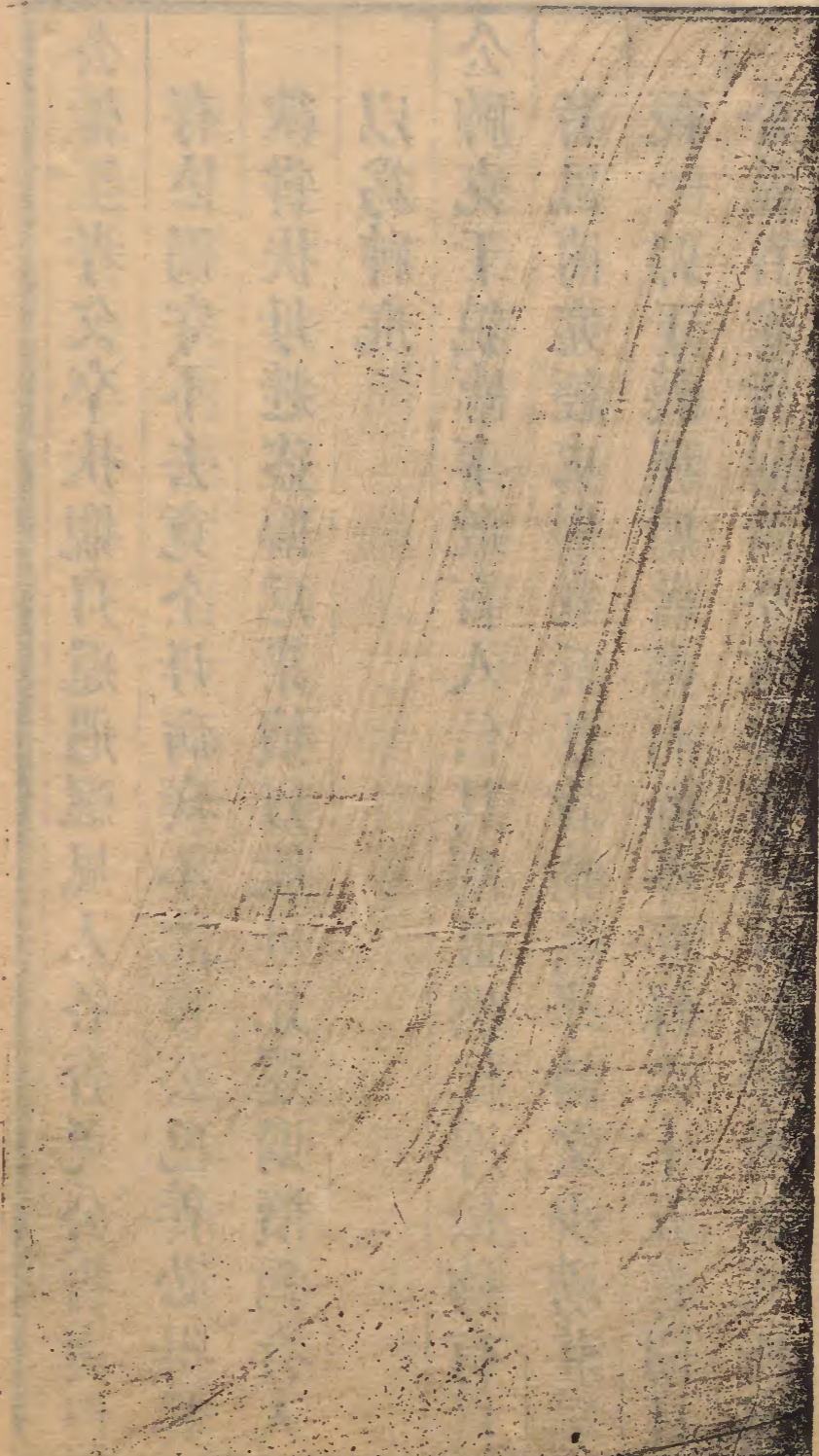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十九
入帀傷人文升以守衛官不戒請加罪并陳當飭戎備盜公言熊之爲兆雖當防盜亦慮火災亾何禮部燬或問公驗何占書公言初無占書記宋紹興巳酉永嘉縣有熊入帀太守高世則謂其俸曰熊於字上能下火郡宜慎火巳永嘉縣災某談所記不意驗也爲河南叅政稱仁明擢太僕少卿寃極馬政利害兵部著爲例武宗朝嘗欲取馬價他用公力言不可竟止晉正卿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雲南多所興革討十八寨叛彝立永昌府增五長官司五守禦所歲增賦若干石陞俸蔭子皆辭不受召爲南京兵部右

侍郎尋改吏部以拔擢人才爲已任與喬太宰宇林司寇俊彭司馬澤汪少宰俊同心謀議時望治平焉嘉靖甲申朝廷用少傅張公孚敬等言更議大禮固一代典則內閣楊公廷和等各持論不合二家附和者甚衆非必自能深考極論以折衷體制甚者懷觀望圖以國爲玩公前後三上疏勸從初議辭意明愷寔由其衷間得張或問十三條卽夕具疏辨析尤盡復偕百官伏闕以請且號泣于廷上怒奪俸一月調南京工部旋引疾歸及明倫大典成詔削籍天下愈重其望

乙酉公上言大同之變若先有總制大臣控治宣府則大同軍士必有所憚而不敢肆撫臣將官亦有所伏而徐爲計其禍可弭也土魯悉入寇甘肅若先有總制開府蘭州檄至卽發兵阻遏則地方不至殘破而王師不勞遠征今大同人心猶多反側河西番鹵尚爲跳梁請勅兵部會舉才望大臣二員一總制宣大一總制陝西三邊假之權宜重權三年責其成功庶內變可消外患可靖兵部覆議宣大總制有侍郎藏鳳故事陝西總制有侍郎李鉞故事孟春所奏可從上是其言

公性至孝父卒扶櫬舟還遇飄風人各奔免公誓與櫬存亾獨守不去竟全母病痿不能言公色養必得其欲嘗扶母避盜臨危棄櫬以脫母比還則櫬猶存人以爲神庇

公神克于貌臨事敢言人信其剛直然仁厚儉約有長者風博究經史曆數兵法皆精其學詩文少騁莊騷後一歸于義理所著書有餘冬序錄六十五卷閒日分義百卷皆討論今古參訂是非爲學者矜式所居有泉以燕來去時消長故學者稱燕泉先生



太僕卿邵康僖公銳

字思抑仁和人正德戊辰舉禮部第一官至太僕

卿卒贈副都御史諡康僖

爲人初負奇氣放達不羈既第國子生金華施懋力箴之遂幡然簡飭刻意進修一變近道折節從海內名士游而同郡胡端敏永清最先知厚爲學務培本原循蹈正脉嚴理欲之辨嘗勉人曰此心天理只因怠惰失之提起此心便是天理放倒此心便是人欲夫安于所未安此學者病根苟病根不除理欲交戰雖學無益也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
公魁禮闈奄瑾虐炤方熾同年多請往謁毅然却之曰
可使天下後世謂進士謁中要自銳始耶卒不往及
呂仲木爲狀元亦不往謁輿論竝高之
登二甲進士改庶吉士時值逆瑾擅改焦劉濶相結納
其子皆選吉士未幾傳旨俱拔編修公以甲第在二
子上亦併授焉公耻與爲列方具疏辭免會伯兄以
危言沮之曰會元得史職亦常分耳公議自在於汝
何尤尋以父喪守制瑾敗詔革傳奉官公亦在革中
改寧國推官尋陞南京文選主事遷祠部員外郎以
疾告歸

爲江西福建兩省提學咸以正學從事教先德行藝取
理彙樂陳古詞祠表忠烈士類宗之
公好論天下事有遠識多格言世皇勵精更化羣哲刮
劇公與當路言勉以寬大是崇貽胡端敏書曰大臣
義欲有爲必其信任日專幾會可卽援引善類布列
要地俟君志大定國是不搖徐議興革庶保克濟否
則恐有異議乘之不惟無益且啓不靖而黨事日滋
矣

梁儉菴遷按察使公勉之曰大吾心胸以集衆善廣吾
耳目以宣羣情贈韓僉憲汝節之言曰克之以量罔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
有弗容守之以謙罔敢不服林見素復召胡端敏還
司馬咸以進止之義世道之責箴之李立卿爲方伯
贈以言曰風之厚也而後可以負大翼水之厚也而
後可以負大舟學之至也而後可以勝大任先民所
以建業于商周者蓋可識矣立卿拜而謝之
歷湖廣叅政河南按察使廣東山東左右布政使皆有
惠政進爲太僕卿復引疾告歸不久卒持身端確喜
怒不形省身克已務求合道然耻于近名不立門戶
人稱真道學云卒之日囊無餘金田僅百畝且以廕
讓兄之子人尤難之所著有端峰存稿

祭酒魯文恪公鐸

字振之湖廣景陵人弘治壬戌進士第一仕至兩
京國子祭酒卒諡文恪

公未第時游學荊州時工部主事關中王瓚權稅於荆
見公文謂之曰子三楚奇才勗哉會元可得也後果
如其言

改庶吉士授編修謝絕交游沉潛學問以清節著聞正
德初爲國子司業李東陽生日其僚長趙永約公往
壽公曰公何將曰兩方帕公曰當如君入索帕亾有
躊躕已久日記有枯魚卽取魚往家人曰已食其半

明各日言行錄卷四
矣公携半魚與永俱東陽欣然沽酒烹魚與飲三人
大歡罷以父老乞歸

武宗踐祚詔諭安南公充正使賜一品服以行比至宣
布威德正其儀禮諸所餽遺悉却之交人稱嘆

歷南北祭酒公蒞官虚心約已端飭自勵清慎教士重
力行抑競進而憂時濟世尤爲惓切又復請告嘉靖
初元起復舊官復以疾辭許之刑部尙書林俊上書
謂經師易得人師難求公性質渾樸志尚清純道足
以鎮雅黜浮學足以廉頑立懦方今蠶革庶弊正育
賢成德振作士風之時臺諫交章論薦推卿佐者五

皆未得俞旨

公得告歸乃闢小園於夢野臺之東鑿池築亭雜蒔花
木爲游息之所總名之曰巳有園客至則葛巾野服
延坐或泛舟磬池呼酒三數行自歌古詩有物外之
趣自作記曰蓋吾材類樗而今復病是加之朽也樗
而朽蓋無所用之無用則無所屬無所屬吾其屬吾
矣吾吾屬吾園始爲我有也苟藥物能吾扶執使吾
不樂觀此則公之風致可知矣

公家居以身率物常作俗言以勸鄉人有巨盜起掠民
牛馬或給爲公物必釋之其感人如此雖功不及康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十九
濟而休風令節激昂貪鄙位不及卿相而榮名重望
歆仰物情其所得不在尺寸間矣

侍郎何文定公瑋

字粹夫河南懷慶人弘治壬戌進士仕至禮部右
侍郎陞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致仕卒年七十隆
慶初贈禮部尚書諡文定

弱冠博通經史至忘盥櫛既為諸生即有志聖賢之學
曰許文正薛文清二先生世未遠而居甚近忘所師
法學其謂何弘治十四年發解河南明年第進士選
翰林庶吉士收編修不納泛交不入要門朝參無爽
齋祀盡慎縉紳重之

康陵登極逆瑾擅政諸翰林相約見瑾長揖而已既入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十九
前有蹠者瑋在後奮聲曰何背約也出乞休歸瑾誅起爲修撰

公真率恬淡勵志躬行外無僕從內無媵妾所居垣舍塵溷常積雖朝衣朝冠不尚鮮明嘗進講經筵畏慎過當宣讀寒澁武宗尤惡其衣冠講罷大怒傳諭庭撻之得楊廷和曲救調開州同知爲三審法以平徭役爲分程法以築河堤民親戴之乙亥陞東昌府同知兩疏乞歸隱居南村四方從學甚衆

世宗嗣位起山西提學副使尋改浙江按使至紹興從舟中望見夏屋渠渠者問左右曰其人也治何賈起

此宅曰宦宅也公大驚異曰宦則安能然左右皆竊笑

甲申陞南京太常寺少卿署翰林院事比郭學士來代有羨餘白金十斤應公得者公執意不取郭以修公署勒石誌之丁亥夏陞本寺正卿秋陞南京工部右侍郎署印奏革神帛暨九庫多餘機戶夫役絲料工作省銀數千是年改工部右侍郎隨改戶部以官民財用虛空之由立論六篇未幾改禮部右侍郎偶疾兩具疏乞歸允

御史毛鳳韶疏公敦朴正大足以厚士風廉靜忠貞足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四十九
以勵貪懦邦禮之任允宜斯人恐代之者未能過之
則屢更數易似于國體未宜如蒙愛惜人才改命在
京調理病痊供職贊陛下中興惇大之治以返淳古
敦朴之風必有賴於斯人矣再乞休致尋陞南京右
都御史力辭有旨致仕

張羅峰當國甚器重之舉翊聖治將期大用始入京會
晤輒面數張十三愆衆爲愕然

居家讀書不間寒暑與關中呂涇野靈寶許司徒儀封
王浚川諸人簡札往來究辨經書性命之學戊戌母
卒公先有足疾至是袒跣重傷至廢坐立晦日不起

壽七十歲

公資稟高明孝友端潔早歲讀書勵志躬行剛直不阿
爲文浩瀚宏暢醫卜術數皆潛心通曉所著有陰陽
律呂管見大要以繫辭動靜有常虞廷依永和聲爲
正有儒學管見醫學管見等書行於世

五十四
公資稟高即奉式詔賜其
公資稟高即奉式詔賜其

侍郎崔文敏公銑

字子鍾更字仲鳧號後渠河南安陽人弘治乙丑

進士官至禮部右侍郎卒年六十四贈禮部尚書

諡文敏

初改翰林庶吉士正德丁卯授編修預校實錄戊辰會
試為同考宰執欲私其子以託公公不可竟出他手
時閹瑾竊政囚戍元老奴僕端揆公與修撰何塘見
瑾長揖而已瑾怒謂其黨吏部尚書張綵曰翰林白
面後生輕薄如崔銑尤甚欲重罪之綵不可塘謂曰
吾兩人不可易節對曰銑安義命久矣是歲實錄成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十一
瑾僞傳上旨史臣未練政體各陞俸一級調部屬州
縣公改南京吏部驗封司主事部儲歲縱糧長易以
惡公廉出之糧長賂請權貴固執不可尚書謂曰爾
謫僊也何苦爲此對曰何勤非忠孰忠非分竟格姦
庚午瑾誅召還史館辛未會試再爲同考時輔臣治文
藝公上書勸以及時悟主救民薦賢理財強兵毋事
瑣末懇懇千餘言癸酉冊封周藩歸卻厚餽還京掌
廷試卷充經筵展書會御史王廷相下獄瀕死亟請
執政曲抹出之

丙子充經筵講說官啓上以擇相輔德納誨去讒頑戒

逸豫時權倖錢寧錢安廖鵬在側大銜之各歷三考
晉侍讀丁丑春罷經筵引疾求去少傅梁儲素重公
固留之乃三爲會試同考事竣得歸稱觴二親時父
母年皆八袞餘矣巳卯作後渠書屋董耕授徒刪定
二程遺書作郡志

世廟卽位輔臣諫官交薦起修武廟實錄以備經筵祭
未講論語開陳治本啓沃懇切尋擢南京國子監祭
酒公開誠心崇正議明教條嚴祀事獎雋彥警輕惰
諸生朝夕問難公響答不倦周貧佚老問疾賻喪士
林大說逸尹梅繩南謫時友也抗瑾奪官貧且卒矣

其母自鬻書屋公分祿以養爲治棺歛

甲申議大禮公抗疏勸上勤聖學辨忠邪以回天變自
分必被逮已而報休公曰天恩蕩覆見老父幸矣諸
生愕然如失怙恃公歸囊無江南一物惟携古書數
篋因自笑曰人言金祭酒我今若水矣公卿及諸生
送者千餘人從而渡江者又數人公乘醉登舟歌曰
故園菽水知堪養捷徑南山保未曾歸見父愉愉如
也日讀書涸上折衷羣言四方來學者衆或持厚幣
來學悉却之每教以研經飭行曰道在五倫學在治
心功在慎獨論學曰古之好異者以明治今之好異

者以昧心夫正物之謂格至理之謂物今之異言也
然則心當何功而至善有別名乎聖賢之道如日月
五星點綴求異而不求其所循與否祇以抗名譁世
而已非昧其心歟孟子曰良知良能心之用也愛敬
性之實也本諸天故曰良今取以証其異刪良能而
不挈非霸儒歟論讀書曰讀經見諸行事因事驗其
經旨是故卒至不駭可以御變邇言不狎可以出令
矣小物克慎可以舉大矣僕婢服義可以使民矣日
訟六經不力行則得其字爾

嘗言碑誌盛而史牘矣唐詩盛而教亾矣啓劄具而友

濫矣表箋諛而君志驕矣封誥儷而臣報輕矣賄幣
流而贊禮失矣舉業專而經學淺矣登第易而全才
難矣又曰學者有二病積學未厚而用之遽養德未
足而談有餘又曰賢士大夫始勵節而終喪名且以
亂邦其由四失乎急論議則畧已而傷人爭名勢則
致飾而敗友尚同黨則崇欺而蔽主務欲速則開徑
而蠹事又曰學不至道乃冥行也道不法聖乃曲塗
也

丙戌懼父艱哀更甚于母時著松窓寤言中庸凡演大
學全文又著士翼政議中說考文苑春秋己亥立皇
太子慎選官僚起公少詹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少師
夏言政暇過談夜午忘歸贈句曰一字不曾通政府
十年始得見先生尋進南禮部侍郎署戶部篆進賀
萬壽聖節時有風霾之變上疏自劾溫旨慰留冬過
家疾作杜客調攝著讀易餘言辛丑卒

尚書韓恭簡公邦奇
字汝節號苑洛陝西朝邑人正德戊辰進士仕至
南京兵部尚書以地震卒贈太子少保諡恭簡
性剛直尚節概初舉進士值劉瑾亂政朝士奪氣同年
多往謁之公卒不往為時所重
為浙江按察司僉事分守杭嚴獨持風裁凡鎮守并織
造中官有所求為率裁抑之積忤既久後因富陽縣
產茶與鱒魚進貢採取時民不勝勞擾目擊其患作
歌曰富陽山之茶富陽江之魚茶香破我家魚肥賣
我兒採茶婦捕魚夫官府拷掠無完膚皇天本至仁

尚書韓恭簡公邦奇

字汝節號苑洛陝西朝邑人正德戊辰進士仕至

南京兵部尚書以地震卒贈太子少保諡恭簡

性剛直尚節概初舉進士值劉瑾亂政朝士奪氣同年

多往謁之公卒不往為時所重

為浙江按察司僉事分守杭嚴獨持風裁凡鎮守并織

造中官有所求為率裁抑之積忤既久後因富陽縣

產茶與鱒魚進貢採取時民不勝勞擾目擊其患作

歌曰富陽山之茶富陽江之魚茶香破我家魚肥賣

我兒採茶婦捕魚夫官府拷掠無完膚皇天本至仁

此地何辜魚兮不出別縣茶兮不出別都富陽山何
日頽富陽江何日枯山頽茶亦死江枯魚亦無山不
頽江不枯我民何以甦後被鎮守奏以作歌怨謗阻
絕進貢逮至京下錦衣獄褫其官初被逮時杭府縣
贈錦衣官校金祈途中寬梃斥之曰死則死耳何以
金爲及府縣贈以路費揮之錚錚不屈真烈丈夫也
嘉靖初以薦起陞山西叅議分守冀北公弟邦靖嘗以
是官威行惠懷甚得士民心旣下車鴈門士民父老
圖告曰先使君之治誠善願使君守而勿失感慕咨
嗟有泣下者後所行一無改於舊民甚安之

擢都御史巡撫山西政益嚴肅守益儉朴闕日以廩米
易肉一斤有司供餽悉拒不受廳事惟二小青衣侍
立三司官入揖議事數語而退公庭如水不聞履聲
諸王府總兵武衛官俱相戒不敢犯
尋陞南京兵部尚書廉簡鎮靜寡交接雖六卿同列亦
罕往返每拜表聖誕令節赴部行禮禮畢孑然獨行
內外守備議事外一不他及威望聳然
公性好學老不釋卷尤精於律數所著有律呂直解并
樂書數十卷性極孝友與弟邦靖同舉進士交相砥
礪事父蓮峰先生及閭恭人終身不違顏色愛弟切

至公疾于廬幾一載汗惡之氣人咸不堪靖侍側未嘗少離飲食必親奉湯藥必分飲鄉士夫立孝弟碑爲鄉閭式後靖病亟公日慟泣不解衣不滋味者三月餘形且瘁靖譬曉之泣曰吾弟憶東坡詩乎來生之因尚當同兄弟也及靖卒屢廢寢食哭絕衰絰蔬食祥而弗懈嘗謂其友樊恕夫曰世安有司馬遷關漢卿之筆能寫我思弟痛弟之情吾當以此身報之故樊恕夫碑曰自有兄弟以來中間道德之高功業相映亦多矣至相愛之深相信之篤所見之同如公兄弟可謂曠世少有矣

侍郎馬文簡公汝驥

字仲房號西立綏德州人正德丁丑進士官至禮部侍郎卒年五十一贈尚書諡文簡

初選庶吉士尋授編修號爲才子能詩然爲人沉毅有大節已卯武皇南狩諫者輒獲罪後縮喙莫敢諫者公曰卽是罪寧不爲宗廟朝廷計乎乃率諸同館六七輩赴闕上疏言巡游有隱憂伏禍不測天子怒罰跪闕下五日已又杖之調澤州知州澤故多王府王率聽用邪小暴侵民利澤人苦之而未能有禁也乃因事稍懲其左右不法數人爲條告誡止又王以書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四十一
來請私好答使者去已卽投書櫝中封之所請或干
法得釋又使將謝乃令使者至櫝前啟取書還之實
未發爲報曰法誠如是吾安敢低昂徇情乎陵川令
葛者賄人也害人人怨之廉得狀議且黜令有巡按
御史者以親故爲葛解甚力不聽竟置於法威聲震
于部中

辛巳世廟卽位錄前諫者忠詔起知州還爲編修如故
澤人攀泣送之以百千數而前王以禁不得暴及投
書不發者亦郊祖頌德焉曰馬先生民之父母國之
正人也其年天子用吏部請旌公加俸一級名由此

益顯

癸未會試同考官乙酉武宗實錄成有纂修勞陞修撰
會連丁艱服闋起陞南國子司業尋改北司業會天
子幸太學充講官坐講言辨而正賜文綺而司業壓
于祭酒不得有所規畫然諸生固知憚馬先生持重
有議度居數歲陞南京通政司右通政又三歲爲南
國子監祭酒于是慨然曰自予爲司業固嘗念諸生
善逸繩之今與諸生約度所能行耳期勿犯犯必罰
如懸格不解其所約有懲跣跪勤考課稽德行肅威
儀數事有制太學生出散諸曹歷事出序視入不得

越而捷者或因貴人關說求疾出卒不聽卽序及故
抑奪之曰以懲求者蓋自是太學之教彬彬循循多
可觀云

庚子陞禮部右侍郎當是時少傅嚴爲宗伯宮詹松江
孫爲左侍而上興禮樂創制度諸大典更起不絕諸
公日聚講議而公洽覽羣集習識古昔遇可言則問
答如響平居視之顧恂恂若不能者嚴賢之又嘗善
其詩愛重踰等居久之嚴拜相見上言馬侍郎賢遂
陞左加翰林侍講學士而故病肺自始仕至終未嘗
一日廢書不觀癸卯冬遂病卒上悼之爲遣官致祭

護襯歸勅有司營墓加贈尚書賜諡蔭其子爲官生

光祿馬忠憲公理

字伯循號谿田三原人正德甲戌進士官至光祿
卿卒年八十天啟中追諡忠憲

初以春秋中弘治戊午鄉試再試禮闈未第游太學與
呂涇野崔後渠諸公相切劘而文章德義名震都下
高麗使人亦知慕之錄其文以歸乙丑喪生母庚午
又喪父祥禫中會簡三禮編集成書安南貢使問禮
部主事黃清曰關中馬理先生何尚未登仕籍其名
重外夷若是

甲戌復上春官公卿以下咸欲識面四方學者至聚觀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
之乃以詩中式廷試二甲授稽勳主事改文選與郎
中不合引疾告歸者三年戊寅復任值武廟將南巡
公與黃鞏諸同志伏闕極諫雖受廷杖駕亦遂止未
幾送母劉淑人還鄉乃設教于武安王祠藩臬諸君
爲建嵯峨精舍以居生徒劉卒後尋起轉考功郎中
丙戌例當考察外官時內閣冢宰各挾私忿欲去廣
東河南陝西三省提學公乃昌言曰魏校蕭鳴鳳唐
龍今有數人物若欲去此三人請先去理由是獲免
其保全善類如此

丁亥陞南通政赴任過河池見驛丞貌類黃鞏問之乃
其弟肇叔開也泣然泣下厚禮之旣乃作詩贈之有
六年復覩先生面爲過河池見叔開之句戊子引疾
告歸辛卯陞光祿卿至則釐革宿弊裁省冗員癸巳
疏病歸林下者十年癸卯復起南光祿而年七十一
矣引例陳乞乃得賜歸卽隱于商山書院諸生問道
者遠近踵集山中野服鶴髮童顏望而卽之飄然仙
風道氣也如是者又十餘年而始告終每出不一二
年卽歸歸必十數年而後起綽綽然于進退之間雖
欲磨涅者亦末如之何也

公諱... 字君采... 河南偃師人... 正德甲戌進士官至吏部考
功郎中卒年五十三... 生而靈異七歲能屬文十五補郡學生時浚川王公判
毫奇其文曰是李何之流也盛為之延譽舉進士授
刑部主事治獄精審不為骹骹而析律詳明一時法
家咸推之以為能改吏部驗封員外郎尋進考功郎
中尤事甄別公清介潔銓敘維審曹長事必集議每
公言之性彊執遇事直前武宗南狩抗疏諫止
世廟入繼大統議追王之禮廷臣論奏紛然故往往得

考功郎中薛公蕙

字君采河南偃師人正德甲戌進士官至吏部考

功郎中卒年五十三

生而靈異七歲能屬文十五補郡學生時浚川王公判
毫奇其文曰是李何之流也盛為之延譽舉進士授
刑部主事治獄精審不為骹骹而析律詳明一時法
家咸推之以為能改吏部驗封員外郎尋進考功郎
中尤事甄別公清介潔銓敘維審曹長事必集議每
公言之性彊執遇事直前武宗南狩抗疏諫止
世廟入繼大統議追王之禮廷臣論奏紛然故往往得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四十九
罪去公曰是不可以空言奪也乃著爲人後解大要
謂大宗不可絕而義變則適子可以爲後又著爲人
後辨謂繼統固繼嗣而繼嗣所以繼統且禮無生而
貴者雖天子諸侯之子苟不受于君父亦不敢自成
尊也其言出入經傳援據精核而詞旨頗激人爲危
懼而上不爲甚忤甫下獄尋赦出而主議者啣之卒
以此罷公荐罹跋扈縮歛自愛不復有當世志
公之學無所不窺不名一家中歲讀老子及瞿曇氏書
得其靜虛慧寂之說而証之六經及濂洛諸說至于
中庸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曰是矣是矣故其學一以

復性爲鵠以慎獨爲括以喜怒哀樂未發爲奧以能
知未發而至之爲竅自是收斂耳目澄慮默照者若
千年先生貌癯氣清行已峻潔表裏皦然一無所縉
其才雖高而破去崖岸居鄉絕不爲人干請性好施
或曰焉得人人而濟之曰吾不愧此心耳

翰林待詔文公徵明

初名璧字徵明以字行更字徵仲長洲人歲貢入京以薦特授翰林待詔卒年九十

父林爲溫州守公生八九歲語猶不甚了了或疑其不慧溫州公獨異之曰兒幸晚成無害也及長穎異挺發文日益進年十六而溫州公以病報公爲廢食挾醫而馳至則沒三日矣慟哭絕而復蘇郡寮合數百金爲賻公謝不受曰孤不欲以生污逝者郡吏士謂溫州公死廉而公爲賢子因修故御金亭以配前守何文淵而記其事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十九
公服除益自奮勵於文師吳少宰寬於書師李太僕應
禎於畫師沈先生周咸自媿歎以爲不及也俞中丞
諫者公季父中丞森同年也念公貧而才欲遺之金
謂曰若不苦朝夕耶公曰朝夕饘粥具也俞公故指
公藍衫曰敝乃至此乎公佯爲不悟者曰雨暫敝吾
衣耳俞公竟不忍言遺金事一日過公廬而門渠沮
洳俞公顧曰通此渠若於堪輿言當第公謝曰公幸
無念渠渠通當損傷民舍異日俞公自悔曰吾欲通
文先生渠奈何先言之我終不能爲文生德也
公名日益重寧庶人者浮慕公貽書幣聘焉使者及門

而公辭病亟臥不起於金幣無所受亦無所報人或
謂王今天下長者朱邸虛左而待若不能效枚叔長
卿曳裾遊耶公笑而不答亾何寧竟以反敗於是尚
書李公充嗣撫吳中薦公於朝而公亦自以諸生久
次當貢至京吏部試而賢之特爲請超授翰林待詔
大司寇林公俊尤重之間日輒爲具召公曰坐何可
無此君也

亞相張公者溫州公所取士也用議禮驟貴風公主之
公辭而上相楊公以召入公見獨後楊公亟謂曰生
不知而父之與我友耶而後見我公毅然曰先君子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十九
棄不肖三十餘年而以一字及者不肖弗敢忘也故
不知相公之與先君子友也竟立弗肯謝楊公悵然
久之曰老諄甚媿見生幸寬我至是楊公與張公謀
欲遷公而公愈迫欲歸至三上疏得致仕御史鄭洛
請留公爲翰林重朝論避之
公於辭受界限極嚴唐王以黃金數笏周王以古鼎古
鏡徽王以金寶瓶他環貨直數百鎰贄使者曰王無
所求於先生墓先生耳盍爲一啓封公遜謝曰王賜
也啓之而後辭不恭竟弗啓公所最慎者藩邸其所
絕不肯往還者中貴人曰此國家法也

先生精于書畫尤長于鑒別凡吳中博古之家有以書
畫求先生鑒定者雖贗物必曰此真蹟也人問其故
先生曰凡買書畫者必有餘之家此人貧而賣物待
以舉火若因我一言而不成必舉家受困矣我何忍
取一時之名而使人舉家受困哉同時有假先生之
畫求先生題款者亦卽隨手書與之畧無難色其厚
德如此

先生詩娟秀妍雅文取達意書法無所不窺而小楷尤
精絕丹青遊戲得象外理吳中好事家日相與載酒
船候迎公湖山間以得一幸爲快雖孺子亦習知公

名至市井間勉強為善者其曹戲之曰汝豈亦文某
耶生平無二色足無狹邪履貧而好施無少長無敢
慢至九十猶矍矍不衰已未為御史嚴傑母書墓誌
已擲筆而逝諸生上其事臺使者祀公于學宮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四十九 終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五十

新建伯王文成公守仁

字伯安號陽明餘姚人弘治己未進士官至南京
兵部尚書封新建伯卒年五十八隆慶初贈侯諡
文成

父華舉進士第一歷官南吏部尚書公少負材氣年十
五訪客于居庸山海關時闌出塞與諸屬夷角射因
縱觀山川形勝慨然有勒碑燕然志經月始返一日
夢謁伏波將軍廟賦詩曰卷甲歸來馬伏波蚤年兵
法髯毛蟠雲埋銅柱雷轟折六字題文尚不磨時畿

內石英王勇盜起又聞秦中石和尚劉千斤作亂屢欲爲書獻于朝龍山公斥之爲狂乃止初先生侍龍山公于京師徧求考亭遺書讀之一日思先儒謂衆物必有表裏精粗一草一木皆涵至理官署中多竹卽取竹格之沉思其理不得遂遇疾先生自委聖賢有分乃隨世就辭章之學踰冠舉鄉試明年春會試下第縉紳知者咸來慰諭閣下李西涯戲曰汝今歲不第來科必爲狀元試作來科狀元賦先生懸筆立就諸老驚曰天才天才退有忌者曰此子取上第目中無我輩矣及丙辰會試果爲忌者所抑同舍有以

不第爲耻者先生慰之曰世以不得第爲耻吾以不得第動心爲耻識者服之歸餘姚結詩社龍泉山寺致仕方伯魏瀚平時以雄才自放與先生登龍山對奕聯詩有佳句輒爲先生得之乃謝曰老夫當退數舍凡三舉而登甲榜使治前威寧伯王越葬公少夢威寧伯貽之寶劍旣葬而其子出威寧伯所佩劍爲謝則宛然若覲矣益沾沾自喜還而朝議方急西北邊公爲筴得八事上之其言皆警剴

授刑部主事未幾請告築室于陽明洞中靜坐導氣爲長生久視之術讀書文益工甲子主山東鄉試復除

武選主事

正德元年劉瑾擅權以南省臺臣戴銑等言事怒之督
官校攝捕甚急公上疏救瑾怒矯詔廷杖五十幾死
謫貴州龍場驛丞行至錢塘度或不免乃托爲投江
潛入武夷山中銳意遠遁遇異人戒之滾然其言遂
赴龍場諸苗夷伐木爲室以居之日夜端居默坐澄
心精慮一夕忽大悟終夜不寐踴躍若狂者兩日夜
嗣後以所記憶五經之言證之一一相契獨與晦菴
註疏若相牴牾恒往來于心因著五經臆說日與學
者講究體察愈益精明而從遊者益衆時席書提學

貴州劄書院命諸生師事之

四年陞廬陵知縣至則慎察里正三老委以詞訟坐視
其成囹圄清靜明年瑾誅十二月陞南京刑部主事
又明年擢吏部驗封司是年陞署員外郎逾月調文
選七年陞考功郎中是年冬陞南京太僕寺少卿九
年陞南京鴻臚卿

十一年正月陞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處公至置
二匣行臺前榜曰求通民情願聞已過行十家保甲
法務使姦無所容又以高皇帝訓勅其父老子弟賊
聞而易之弗爲慮也時自郡邑輿臺及麾下將校多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十一
爲賊耳目當事一有舉動輒先覺莫可爲計公微得老隸最黠者至密室而脇之曰汝自知當死否肯爲極言賊情實吾貰汝隸迫乃盡吐其詳公笑而貰之公以南贛地連四省山險林深盜賊盤據三之一前當事者多調狼達土兵動經歲年糜費餘萬有損無益乃使四省兵備於各屬弩手機快等項挑選驍勇絕羣胆力出衆者每縣多或十餘人少或八九人務求魁傑或行召募大約江西福建二兵備各以五六百名爲率廣東湖廣二兵備以四五百名爲率中間有出衆者優其餼廩署爲將領除南贛兵備自行編

選餘四兵備官仍其原額量留三之二委官統練防隘守城其揀退不堪者止追工食解道以益募賞所募精兵專隨各道屯劄選官分統教習之如此可無事于狼土之調矣

公移文三省兵備剋期起兵進次長富村遇賊大戰斬獲頗多賊奔象湖山拒守我兵追至蓮花石與賊對壘會廣東兵方欲合圍賊急潰圍而出指揮覃桓縣丞紀鏞死之諸將猶請調狼兵公以爲見兵二千有餘已足取勝遂親率諸軍進屯長汀上杭密勅羣哨佯言犒衆退師俟秋再舉陰遣義官曾崇秀覘賊虛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五十一
實乘其懈選兵三路乘夜啣枚並進直搗象湖奪其
隘口諸賊失險復據上層峻壁雜下滾木礮石以死
拒守我兵奮勇鏖戰自辰至午呼聲震地三省奇兵
從間道鼓噪突登賊乃潰奔遂乘勝追勦擒斬俘獲
無算僅三月而漳南數十年逋寇悉平賜勅獎賚
又極言招撫之弊盜賊之性雖皆克頑固亦未嘗不畏
誅討夫惟爲之而誅討不及又從而招撫之然後肆
無所忌蓋招撫之議但可偶行于無辜脅從之民而
不可常行于長惡怙終之寇可一施于回心向化之
徒而不可屢施于隨招隨叛之黨南贛之盜其始也

被害之民恃官府之威令猶或聚衆而與之角鳴之
于官而有司者以爲旣招撫之則皆置之不問賊習
知官府之不彼與也益從而讐脅之民不任其苦知
官府之不足恃亦遂靡然而從賊由是盜賊益無所
畏而出劫日頻知官府之必將已招也百姓益無所
恃而從賊日衆知官府之必不能爲已地也夫平良
有冤苦無伸而盜賊乃無求不遂爲民者困征輸之
劇而爲盜者獲犒賞之勤則亦何苦而不彼從乎是
故近賊者爲之戰守遠賊者爲之鄉導處城郭者爲
之交援在官府者爲之間諜其始出于避禍其卒也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五十一
從而利之故曰盜賊之日滋由于招撫之太濫者此也

立兵符申明賞罰之法因上奏云古者賞不踰時罰不後事過時而賞與無賞同後事而罰與不罰同况過時而不賞後事而不罰其何以整齊衆心鼓舞士氣誠假臣以令旗令牌得便宜行事而兵不精賊不平臣無所逃死王瓊讀而嘆曰重權不與此人將誰與也覆奏改提督軍務給以旗牌一應軍馬錢糧事宜俱聽便宜區畫以足軍餉其逗遛退縮者不論文武職官俱聽軍法從事于是公益得展材用矣

公又以賊久據險爲患今雖幸破滅猶當爲拊背扼吭之策乃奏請設平和縣治于河頭移河頭巡檢司于枋頭以河頭爲諸巢之咽喉而枋頭又河頭之唇齒也且爲文撫諭諸賊辭旨悱惻懇至賊酋黃金巢盧珂鄭志高等遂相率歸命餉不足則疏請通鹽法又疏請處南贛商稅蓋不加賦而餉足已

時汀州左溪賊酋與贛南等洞賊相結盤據千里荼毒三省乃與諸從事議曰諸巢爲患雖同事勢各異以湖廣言之則桶岡諸巢爲賊之咽喉而橫水左溪諸巢爲之腹心以江西言之則橫水左溪諸巢爲賊之

腹心而桶岡諸巢爲之羽翼今不先去橫水左溪腹
心之患而欲與湖廣夾攻桶岡進兵兩寇之間腹背
受敵勢必不利今我出其不意進兵速擊可以得志
已破橫水左溪移兵而臨桶岡勢如破竹矣議旣決
乃命各官等帥兵由各道以入公親帥兵千餘自南
康進屯至坪期直搗橫水以與諸軍會又使兵備副
使楊璋分守叅議黃宏監督各營官兵往來給餉以
促其後公自率兵乘夜遂進未至賊巢三十里止舍
使人伐木立柵開塹設堠示以久屯之形復遣官分
帥鄉兵及樵豎善登山者四百人各與旗齋銃砲鈎

鎌使由間道攀崖懸壁而上分列遠近極高山嶺以
覘賊張立旗幟蕪茅爲數千竈度我兵且至險則舉
砲燃火相應十二日黎明兵進至十八日賊方據險
迎敵驟聞遠近山嶺砲聲如雷煙燄四起我兵復呼
哨分逼賊皆驚潰失措以爲官兵盡破其巢穴遂棄
險退走乃大奔潰橫水旣破乘勝進攻左溪左溪旣
破復議桶岡桶岡天險壁立萬仞中盤百餘里連峰
叅天深林絕谷不覩日月因詢訪鄉導賊所由入惟
鎖匙龍葫蘿洞茶坑十八磊新池五處皆假棧梯壑
竇懸絕壁而上惟上章一路稍平然深入湖廣迂回

取道半月始至乃令移屯近地休兵養銳振揚威聲
先使人諭以禍福而使知府邢珣入茶坑伍文定入
西山界唐淳入十八磊知縣張戩入葫蘿洞皆於是
月晦日各至分地遇大雨不得進明早冒雨疾登賊
首藍天鳳方就鎖匙龍聚議聞各兵已入險皆驚愕
散亂猶驅其衆男婦千餘人據內隘絕險隔水爲陣
以拒我兵渡水前擊復分部左右夾攻賊不能支且
戰且却及午雨霽各兵鼓奮而前賊乃敗走桶岡諸
巢悉平公以暇各相視形勢據險隘議以其地請建
縣治控制三省諸徭斷其往來之路又進兵攻穩下

諸坑等巢悉平之又以湖廣二省之兵方合雖近境
之賊悉以掃蕩而四遠奔突之虞難保其無乃留兵
四千餘分屯茶遼諸隘餘兵回頓近縣休息疲勞俟
二省夾攻盡絕然後班師公驅卒不過萬餘用費不
滿三萬兩月之間破巢八十有四渠魁賊首噍類無
遺

又疏請三縣適中之處立安義縣移置小溪驛于大庾
縣城內使督兵防遏泐頭賊酋池大鬢等聞橫水諸
巢皆破始懼加兵乃遣其弟池仲安等率老弱二百
餘赴軍門投降求隨衆立效意在緩兵因而窺覘虛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十一
實乘間內應公逆知其謀乃佯許之使人至賊所賜
各酋長牛酒以察其變賊度不可隱詐稱龍川新民
盧珂等將掩襲之是以密爲之防非虞官兵也公亦
陽信其言因復陽怒盧珂等擅兵仇殺檄龍川使廉
其實盧珂等懼自來告變遂械繫盧珂而使人密諭
以陽怒之意珂遂遣人歸集其衆待時而發又使人
往諭池大鬢且密購其所親信頭目二十人陰說之
同部下百八十人自來投訴公還贛乃張樂大亨將
士下令城中散兵使各歸農示不復用賊衆皆喜遂
弛其備大鬢遂率其麾下四十人自詣贛公使人接

知大鬢已就道乃密遣人先行屬縣勒兵分哨候報
而發又使人督集盧珂等兵俱至而令所屬官僚以
次設羊酒犒大鬢等以緩其歸先伏甲士引大鬢等
入犒并其黨悉禽之出盧珂等所告狀訊鞫皆伏遂
寘于獄皆斬之夜使人趨發屬縣兵皆從徑道以入
而公自率帳下官兵從龍南縣冷水徑直搗下泖大
巢與各哨兵會于三泖先是賊徒得大鬢報謂贛州
兵已罷歸皆已弛備散處各巢至是驟聞官兵四路
並進皆驚懼分投出禦悉其精銳千餘衆據險設伏
併勢迎敵于龍子嶺我兵鼓勇齊進各賊潰散遂進

攻九連山于是精選銳兵七百人皆衣所得賊衣佯若奔潰者乘暮直衝賊所賊以爲各巢敗散之黨疑不敢擊已度險遂扼斷其後路次日吾兵已據險從上下擊賊不能支預令各哨官兵四路設伏以待賊果分隊潛遯皆邀擊而悉俘之前後禽斬首級無算俘獲男婦牛馬器仗什物不可計餘黨張仲金等二百餘人勢窮計迫聚于九連山谷口呼號痛哭誠心投招乃遣官驗實皆量加責治遣知府邢珣往撫其衆籍其名數悉安插于白沙遂相視險易立縣設隘留兵防守而歸贛人皆戴香遮道而迎爲立生祠

方公未至贛時已聞有三省夾攻之議公以爲夾攻之策名雖三省大舉其實舉動次第自有先後如江西之南安有上猶大庾桶岡等處賊巢與湖廣桂東桂陽接境夾攻之舉止宜江西與湖廣會合而廣東於仁化縣要害把截夾攻不與焉贛州之龍南有泃頭賊巢與廣東龍川接境夾攻之舉止宜江西與廣東會合而湖廣不與焉廣東樂昌乳源賊巢與湖廣宜章縣接境惠州賊巢與湖廣臨武縣接境仁化縣賊巢與湖廣桂陽縣接境夾攻之舉止宜湖廣廣東二省會合而江西於大庾縣要害把截夾攻不與焉若

不此之察必欲通待三省兵齊而後進勦則老師費財爲害匪細令宜先合湖廣江西之兵併力而舉上猶諸賊迨事之畢廣東之兵亦且集矣則又合湖廣廣東之兵併力而舉樂昌諸處逮事之畢江西之兵又得以少息矣則又合廣東江西之兵併力而舉龍川方其併力於上猶也則姑遣人佯撫樂昌諸賊以安其心彼見廣東既未有備而湖廣之兵又不及已乃幸旦夕之生必不敢越界以援上猶及夫上猶既舉而湖廣移兵以合廣東則樂昌諸賊其勢已孤二省兵力益專其舉益易當是之時龍川賊巢相去遼

絕自以爲風馬牛不相及彼見江西之兵又徹意必不疑班師之日出其不意回軍合擊蔑不濟矣旣而以次盪平悉與前議合捷上進右副都御史蔭子錦衣衛世襲百戶再進副千戶公念非王瓊精心任之毋與成功名者每疏捷輒歸本瓊不容口而內閣首臣與瓊交惡因而訾及公矣

時寧王宸濠方謀不軌素浮慕公而畏其擁強兵上游使腹心劉養正往探之養正固善公公亦使其門人冀元亨應宸濠聘欲以窺其爲人語兩不合而罷會福建軍人進貴等作亂兵部尚書王瓊知宸濠且反

謂主事應典曰進貴亂小事不足煩王守仁但假此
便宜勅書在彼手中以待他變可也乃具題降勅令
公查處福建亂軍未至而事已平公因取道南昌抵
豐城而宸濠反殺都御史孫燧按察副使許逵劫府
庫署置將相劉養正李士實等公聞變卽返而宸濠
已遣兵千人追之公跳漁舟得免是夕抵臨江又三
日抵吉安知府伍文定邀公起兵討宸濠公然之乃
與文定計上疏告變而移檄列郡暴宸濠罪俾各率
吏士勤王時巡按御史謝源伍希儒自嶺外復命道
吉安公留之紀功公兵未集而憂宸濠之兵速出口

南京空城耳而實無備宸濠至則下矣南京下事未
可知也乃爲檄檄諸郡邑使備餉言京師及湖廣廣
東西南京淮安浙江各發兵共數十萬以疑宸濠使
不敢出南昌賊果疑四路兵至不敢出遲回半月日
乃出南昌攻南康九江安慶而公兵則已大集矣卽
傳檄罵宸濠賊遣人密書與賊心腹李士實劉養正
及閔廿四吳十三若有約內應者宸濠得致書人及
書遂疑士實等士實等勸宸濠去安慶直趨南京否
徑出蘄黃趨京師宸濠不聽

丁亥公集兵糧傳檄四方諸郡縣知府伍文定等皆至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十一
議所向公曰兵家之道急衝其鋒攻其有備皆非計
之得我故示以自守不出之形彼必他出然後尾而
圖之先復省城以搗其巢穴俟彼還兵來援然後邀
而擊之此全勝之策也癸卯會于臨江樟樹鎮于是
知府戴德孺徐璉邢珣通判胡堯元童琦談儲推官
王暉徐文英知縣李美李楫王天與王冕各以其兵
至乃分爲十三哨哨三千人少者千五百人令伍文
定等各攻一門以四哨爲遊兵策應之諜報宸濠別
伏兵墳厰爲城中聲援公遣知縣劉守緒夜從間道
襲破之以撼城中十九日發兵以二十日昧爽各至

汎地公下令曰一鼓附城再鼓登三鼓不登誅四鼓
不登斬其隊將至暮士蟻附而上遂破擒其宜春王
拱櫟中涓萬銳等千餘人宮人多焚死公猶在後軍
質明而始知之建大將旗鼓入城申約束拊循其脇
從吏士然已不能無所傷殺矣公留二日卽發兵躡
宸濠宸濠時爲安慶所抗氣稍沮而驟聞南昌失守
解圍自救公使伍文定等以四郡精卒三千分道逆
擊之都指揮余恩以游兵四百往來爲疑兵而陳槐
等復以兵二千分爲十餘軍張疑設伏與文定等密
相應與其前鋒遇于黃家渡文定等佯北以致之賊

爭利競進而亂邢珣以所部衝擊斷其中堅文定恩
等乘之伏起賊遂大敗退保八字腦宸濠懼盡發南
康九江之城守者以自益公乃分兵襲取之明日復
大戰我兵小却文定急斬先却者以殉身立砲銃間
火焚其鬚不動士殊死鬪兵復振賊大敗擒斬二千
餘溺水死者以萬計宸濠益大懼乃聯舟爲方陣盡
出其金銀以賞士而詰責敗者將斬之未決而我兵
四面至砲火碎其副舟賊復奔潰妃嬪皆與宸濠泣
別沈水死遂擒宸濠與其世子眷屬李士實劉養正
等數十人斬首三千級溺水死者二萬餘浮尸衣甲

器物亘十餘里尋分道搜捕其餘黨殆盡
公上宸濠偽檄末謂陛下在位一十四年屢經變難民
情騷擾尚爾巡幸不已以致宗室黠者謀動干戈冀
竊大寶且今天下之覬覦何特一寧王天下之奸雄
豈直在宗室興言至此悚骨寒心昔漢武帝有輪臺
之悔而晚節莫安唐德宗下奉天之詔而士民感泣
皇上宜痛自克責易轍改絃罷絀姦諛以回天下豪
傑之心絕跡巡游以杜天下奸雄之望則太平尚有
可圖臣民不勝幸甚左右多弗悅以公方起義師不
能難也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十一
公既擒宸濠諸奸佞江彬等導上南巡使太監張忠安邊伯許泰都督劉暉爲提督以數千人由江而上抵南昌既聞公已擒濠甚不喜蓋不以擒叛爲功而以不待上親征輒擒濠爲擅公發自南昌將往金陵至廣信遇忠等乃欲使公縱宸濠鄱陽湖待上至親擒示武公曰一日縱敵數世之患誰敢以叛藩戲忠等怒公夜渡玉山遇太監張永于杭州公夜見永頌其賢永喜公因語永曰仗祖宗之靈逆藩就縛忠等猶領軍至彼恐江西民不堪重毒足下何不蚤赴稍約束之其猶有蘇乎永曰吾此出正欲監制羣小使不

得肆非爲攘功來也第事不可直致耳公曰足下此時與其赴江西何不聽守仁以濠付足下借足下詣闕獻俘忠等聞俘已獻久駐師無名將遂班師則江西之民陰受足下賜多矣永深喜遂從公受濠自是羣小在上左右間公者永皆陰解之且時時以所聞忠等所統京邊兵方聚城中劫掠居民淫其婦擄其財莫敢誰何見公至忠等陰嗾諸軍名呼公辱之欲激公怒生他端公故爲不聞也者榜示軍門曰北軍南征跋涉數千里勞苦萬狀我民念其來爲我宜客

事之毋有所慢仍備牛酒致犒北軍皆喜嘆曰王都
堂好官我等奈何受人嗾辱好官耶適冬至城中民
乍罹干戈骸骨有葬者有存者公令部下陰諭居民
曰此節氣各宜致齋祀亾者哭盡哀否者以不孝論
於是一日夜城中招魂哭慟酸楚北軍聞之皆泣下
盡起故鄉之思忠等見軍士不肯辱公又思歸遂班
師

嘉靖改元詔錄公功封新建伯兼南京兵部尚書叅贊
機務遣使迎至京宴勞諸忌者又以錫宴勞費爲詞
嗾言官論沮公不使至京未幾外艱去服闋竟不召

讒謗益起屢形奏牘雖封爵賜號竟不與鐵券歲祿
一時勤王有功諸臣中傷廢斥殆盡唯伍文定得陞
副都御史廕一子千戶公不勝憤乃上疏再辭爵且
極論白諸有功者竟格不行

五年土官岑猛叛兩廣聚兵討猛猛死田州而其黨盧
蘇王受相結再叛兵部侍郎張孚敬桂萼薦公堪任
乃授總制軍務代姚鏌公至而徵兵已大集盧蘇王
受亦素懼公威名窘甚公意不欲多殺旣抵南寧卽
上疏言臣惟岑猛父子固有可誅之罪然所致彼若
是者則前此當事諸人亦宜分受其責蓋兩廣軍門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十一
專爲諸猺獞及諸流賊而設若使振其軍威自足制服諸蠻乃因循怠弛軍政日壞一有警急必倚調土官狼兵若猛之屬者而後行事故此輩得以憑恃兵力日增桀驁及事平則又功歸於上而彼無所與兼不才有司需索引誘與之爲姦是以始而徵發愆期旣而調遣不至上嫉下憤日深月積劫之以勢而威日褻籠之以詐而術愈窮至有今日夫卽其已暴之惡誠宜加誅然所以致彼若是者亦宜反思其咎矣卽所可憤怒者不過岑猛父子及其餘黨數人而已其下萬衆則皆無罪之人也今岑猛父子及其黨惡

數人旣云誅戮天討已行又乃不勝盧王二酋之憤遂不顧萬命竭兩省之財動三省之兵騷然塗炭者兩年于茲然而兩酋之首未得徒爾兵連禍結民困益深無罪之民死者十已六七山猺海賊乘釁搖動窮迫必死之寇旣從而煽惑之貧苦流亾之民又從而逃歸之其可憂危何啻十百于二酋者哉不此之慮而汲汲于二酋則當事者之過計矣臣以爲且宜釋此二酋之罪開其自新之路姑務息兵罷餉以休養瘡痍之民絕覬覦之姦弭不測之變迨區處旣定德威旣洽之後二酋若改惡自新則吾亦何必過求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十一
其罪如尚不悛執而殺之不過一獄吏之事何必重
煩天兵臣謬膺重命從事偏隅小醜非不可以僥倖
成功苟免于怯懦退避然必多調軍兵多傷士卒多
殺無罪多費糧餉又不足振揚威武信服諸彝僅能
取快于二酋之憤而忘其遺患于兩省之民但知邀
功于目前而不知投艱于日後此人臣喜事者之利
非國家之福生民之庇臣所不忍也臣又聞流官之
設徒有虛名而反受實禍思恩未設流官之前土人
歲出土兵三千以聽官府調遣既設流官之後官府
歲發民兵數千以備土人之反復流官之無益斷然

可睹但論者以爲既設而復去恐啓人言招物議是
以寧使一方之民久罹塗炭而不敢明爲一言寧負
朝廷而不敢犯衆議甚哉人臣之不忠也苟利于國
而庇于民死且爲之矣而何人言物議之足計乎田
州切臨交趾其間溪山絕谷皆獞獠之所盤據動以
千百必須仍存土官則可藉其兵力以爲中土屏蔽
若改土爲流則邊鄙之患我自當之自撤藩籬後必
有悔思恩田州處置事宜候事平之日另行議奏於
是公以便宜悉散其處而僅留楚兵七千自衛使使
招諭蘇受許以不死皆大悅率其部落請降公大陳

威儀受之杖之一百爲撫定其餘衆求岑氏後貶秩使守故土設流官制焉

公上疏曰臣奉命於去年十二月至廣西平南縣與巡按紀功御史石金及藩臬將領等官會議思田禍結兩省已踰二年今日必欲窮兵盡勦則有十患若罷兵行撫則有十善何謂十患以數萬無辜赤子窮搜極捕傷天地之和一也用兵以來未嘗交戰而所費銀米數十萬今梧州倉庫空虛饋餉不給二也調兵久戍疾死逃亾者接踵若復驅之鋒鏑必有土崩瓦解之勢三也兵連兩省民不得耕織事久慮易亂乃

滋甚四也徵調各土兵無能宣布主威明示賞罰而徒以市井狙獍之謀誘之驅敵彼因挾此貪求恣肆五也兩廣盜賊猺獞巢穴數千百軍衛有司營堡關隘之兵時常募補尚且不敷今復盡取而聚之思田一隅倘有他虞何以待之六也軍旅一動饋運之夫騎征之馬皆取辦于南寧諸屬縣民困已極非盜卽死七也兩廣土官於岑猛之滅旣各懷唇齒之疑其各州土目於蘇受之討又皆有狐兔之憾是以遲疑觀望莫肯効力所恃獨湖兵耳前歲之疫湖兵死者過半其先多僱債而來兵回之日死者之家例有償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十一
命銀兩費亦鉅萬今茲復調道路怨苦勢必逃遁雖
誅之不能止因一隅之小憤而重失三省土人之心
伏憂隱禍殆難盡言八也田州外捍交趾內屏各郡
其間深山絕谷皆猺獞所盤據若必盡誅其人異時
雖欲改土設流其誰與守非獨撤藩籬抑亦籍膏腴
之田以資猺獞爲邊藝拓石開疆九也旣以兵克必
以兵守歲歲調發勞費而已秦時勝廣之亂實興于
閭左之戍且一失制馭變亂隨生十也何謂十善活
數萬無辜之命一也息財省費民免重困二也戎兵
得歸無死亾之慘三也又得及時耕種不致窮迫爲

盜四也罷散土兵使知朝廷自有神武陰折天下反
側之姦五也遠近之兵各歸舊守六也息餽運省夫
馬解百姓倒懸之苦七也土民釋兔死狐悲之憾土
官免唇亾齒寒之危八也思田遺民得還舊土招亾
復業因其土俗仍置酋長俾人自爲守內制猺獞外
防邊藝中土胥以安枕九也土民旣皆悅服不須復
以兵守無調發之費有安居之樂十也夫勦撫之利
害明白易見如此乃當事者莫敢來撫何哉蓋其間
又有二幸四毀焉下之人幸有俘級之獲以要將來
之賞上之人幸成一時之捷以蓋前日之愆是爲二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十一
幸始謀請兵而終鮮成效則有輕舉妄動之毀頓兵
竭餉而得不償失則有浪費財力之毀聚數萬之衆
而竟無一戰之克則有退縮畏避之毀狗土葬之情
而拂士夫之議則有形迹嫌疑之毀是謂四毀二幸
蔽于其中四毀惕于其外是以寧犯十患而不顧棄
十善而不爲夫人臣事君殺其身苟利于國且爲之
豈以僥倖之私毀譽之末而遂撓吾志哉爲今日計
其宜撫也明矣衆皆曰然臣抵南寧遂下令盡撤調
集防守之兵數日內解歸者數萬惟湖兵數千道路
阻遠不易卽歸仍使分留南寧解甲休養待間而發

盧蘇王受先遣其頭目黃富等訴告願掃境投生惟
乞宥免一死臣等諭以朝廷威德令齋飛牌歸巢省
諭期以速降免死蘇受等得牌皆羅拜踊躍率衆
歸南寧城下分屯四營蘇受等囚首自縛與其頭目
數百人赴軍門請命臣等復諭之曰朝廷旣赦爾之
罪豈忍失信爾等擁衆負固騷動一方若不示罰何
以泄憤于是下蘇受于軍門各杖一百乃解其縛又
諭之曰今日宥爾死者朝廷好生之仁必杖爾者人
臣執法之義衆皆叩首悅服謂朝廷有再生之恩當
以死報各乞願殺賊立功贖罪臣隨至其營撫定其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十一
衆七萬餘人復委右布政林富等安插于二十六日
悉命復業其地方一應經久事宜再計具奏上覽其
疏嘉納之

公因八寨反側久毒嶺表密與蘇受等約期日去又先
因永順保靖土兵自嶺南還密與領兵官約過八寨
與蘇受等兵相犄角徑搗其巢或過其前或截其後
或張左右翼夾擊之誅斬萬計而八寨亦平

公上疏經畧斷藤峽善後事宜凡六移南丹衛城于八
寨改築思恩府治于荒田改鳳化縣治于三里增設
龍安縣治置流官于思龍以屬田寧增築守鎮城堡

于五屯事下兵部本兵持之戶部請覆勘學士霍韜
等上疏曰夫守仁之成功有八善焉乘湖兵歸路之
便兵不調而自集一也用思田致命之助勞而不怨
二也機出意外賊不能遁所誅者渠惡非濫殺報功
者比三也因歸師無糧運費四也一舉成功民不知
擾五也平八寨與斷藤峽則極惡者先誅其餘小巢
可漸德化得撫勦之宜六也八寨不平則西而柳慶
東而羅旁涿水新寧恩平之賊合數千里共爲窟穴
雖調兵數十萬未易平服今八寨平定則諸賊可以
漸次撫勦兩廣良民可漸安業七也韓雍雖平斷藤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十一
峽賊矣旋復有倡亂者當時未及區畫其地爲經久
圖俾餘賊復據巢穴五十年生聚則賊熾盛也亦宜
若八寨乃百六十年所不能誅之劇賊山川天險尤
難爲功今守仁旣平其巢窟卽圖連城邑以鎮定之
則賊失其險後日不能爲變逋賊來歸且化爲良民
矣誅惡綏良得民父母之體八也或曰建置城邑大
事也區處錢糧戶部職也不先奏聞而輒興工可乎
不知守仁之平八寨也所殺者賊之渠魁耳逋逃固
未嘗殺也乘此時機建置城邑遂招逋逃之賊俾之
復業則積年之賊皆可化爲良民失此機會撤兵而

歸俟奏得旨乃興版築賊漸來歸據險以抗我師雖
築城亦不能矣昔者范仲淹之守西邊也欲築大順
城慮敵人爭之乃先具版築然後巡邊急速興工一
月城成西夏覺而爭之已不及矣是何也若俟其奏
報豈不敗事守仁于建置城邑之役計之熟矣錢糧
夫役固不仰足戶部而後有處矣其以一肩而分聖
明南顧之憂可謂賢矣不以爲功反以爲過可乎臣
等廣人也目擊八寨之賊爲地方大患百數十年一
旦底平不勝慶忭今兵部功賞未行戶部覆題再勘
臣恐機會一失大功遂沮城堡不築逋賊來據地方

可慮故冒昧建言惟聖明察焉時朝議嗷嗷于八寨之役故其辭懇切若此然公方上疏而病矣因乞骸骨北歸至南安卒江西巡按御史儲良材奏訃至吏部尚書桂萼素忌公令該司匿其訃不舉乃叅其擅離職守及叅其處置廣西恩田八寨事恩威倒置又詆其擒宸濠軍功冒濫乞命多官會議僅不奪其爵而已停世襲并朝廷常行卹典隆慶初用諫官言乃得贈謚予祭葬及誥詞推爲元勳聖學子正億嗣爵世襲

龍場在貴州西北萬山叢棘中蛇虺魍魎瘴癘蠱毒之

與居蕪人又鳩舌難語舊無屋始教之範土架木以居自驗諸得失榮辱能度越惟獨死生一念未遣也乃作榔晝夜端居其中求靜一從者病自析薪汲水烹糜粥飼之已乃灑然忘其疾病蕪狄患難也因念聖人當之當必有過于此者忽中夜有悟于致知格物之旨而攝契于本心不覺手舞足蹈自是一意于聖人之學乃言曰聖人之學心學也宋儒以知識爲知故須博聞強識以爲知既知已乃行故遂終身不行亦遂終身不知不知聖賢教人卽本心之明卽知不欺本心之明卽行也

又曰至善者心之本體心卽理其昭明靈覺之知則知也意者心之發物卽心之用心外無物心外無理故心外無學于是來學者日語之知行合一之旨而提學副使席書問朱陸同異先生不答具以其所悟告之書沉思有省與往復語數四乃大豁然謂聖人之學復覩于今朱陸異同各有得失無事辨詰爲也關貴陽書院率諸生以師事之

比官吏部從游者日進而先生日宏廓濶潛中和信直以爲學者平日爲事物紛拏未知爲已也故時時教之靜坐補小學求放心功夫其言曰種樹者必培其

根種德者必養其心欲樹之生必于始生時刪其繁枝欲德之成必于始學時去夫外好靜坐中患思慮紛擾又教之省察克治痛摩刮以廓清心體使纖翳不留真性見而後操存涵養有地也

又語學者言殺人須從咽喉上着刀爲學當于心髓入微處用力自然篤實光輝其修也蓋實也比開府顛日兵革倥傯而孜孜講學不暫廢關濂溪書院居學者而行臺左開射圃日延見其中政稍暇卽詣與論質當是時令學者默坐澄心游衍適性詩書禮樂益神智而移氣體者咸備言有教動有警息息于人獨

知幾微處指剖以爲是王霸義利誠僞善惡關也

其言曰無事時惟是獨知有事時亦惟是獨知人若不于此獨知處着力而于人共知處施功是作僞也見君子而後厭然是已故要在慎獨慎獨之功無時無處無始終惟是一事無論善念惡念更無虛假一是百是一錯百錯于此竄立是謂端本澄源古人許多擇善固執工夫其精神命脉全體只在此

又曰中庸工夫約于誠身誠身之極爲至誠大學功夫約于誠意誠意之極爲至善而一軌于慎獨後更寧藩張許之難苦心危行乃知夫德慧術知不待學慮

而後能也則深信良知圓神充周與太虛同體通晝夜徹動靜貫彝險而精密無盡藏也于是日以致良知爲誨曰良知者人心之神明也人皆有之但不著不察日用而不知耳雖至愚下品一提輒醒雖匹夫匹婦一循其知之所及各自致卽各各有見及其至也雖聖人亦致此知不盡故時時卽人日用之知示之以自致又時時曰是非之心又時時警學者行著習察以無昧于寂感危微之幾諸格致誠正修之條貫固統一于此也

其言曰心之良知是爲聖聖人之學惟致此良知而已

明名曰言行錄卷五十一
矣自然而致之者聖人也勉然而致之者賢人也自
蔽自昧而不知致之者愚不肖者也愚不肖者雖其
蔽昧之極而本體之知又未常不知故善未常不知
也致其知善之知而必爲則知至矣不善未常不知
也致其知不善之知而必不爲則知至矣此良知所
以爲聖愚之所同具而人皆可以爲堯舜者以此也
致知焉盡矣

又曰此良知之學至簡易亦至精微如指掌然亦孰不
知者若欲親見良知亦孰爲知者良知變動不居周
流六虛蓋微乎其微故存乎心悟或有疑良知爲未

足者緣未嘗實用其力見良知未真又將致字看太
易而然耳

先生有悟于大學標古本以爲是復少宰羅欽順曰來
教某大學古本之復以人之學但當求之于內而
程朱格物之說不免求之于外遂去朱子之分章而
削其所補之傳非敢然也學豈有內外乎大學古本
乃孔門相傳舊本耳朱子疑其有脫誤而改正補緝
之在某則謂其本無脫誤悉從其舊而已矣失在過
信孔子則有之非故去朱子之分章而削其傳也夫
學貴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雖其言之出于孔子

不敢以爲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
是也雖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爲非也而况其出
于孔子者乎且舊本之傳數千載矣今讀其文辭既
明白而可通論其工夫又易簡而可入亦何所按據
而斷其此段之必在于彼彼段之必在于此與此之
如何而缺彼之如何而誤而遂改正補緝之無乃重
于朱而輕于叛孔已乎

其見齋記曰道有可見乎曰有有而未常有也曰然則
無可見乎曰無無而未常無也曰然則何以爲見乎
曰見而未常見也子未觀于天乎謂天爲無可見則

蒼蒼耳昭昭耳日月之代明四時之錯行未嘗無也
謂天爲可見則卽之而無所指之而無定執之而無
得未常有也夫天道也道天也風可捉也影可拾也
道不可見也曰然則吾終無所見乎古之人則亦終
無所見乎曰神無方而道無體仁者見之謂之仁知
者見之謂之知是有方體者也見之而未盡者也顏
子則如有所立卓爾夫謂之如則非有也謂之有則
非無也故欲從而未由故夫顏氏之子爲庶幾也文
王望道而未之見斯真見也已曰然則吾何所用心
乎曰淪于無者無所用其心者也蕩而無歸滯于有

者用其心于無用者也勞而無功夫言飲者不可以
爲醉見食者不可以爲飽子求其醉飽則盍飲食之
子求其見也其惟人之所不見乎
其論心曰心無動靜者也其靜也常覺而未常無也故
常應其動也常定而未常有也故常寂常應常寂動
靜皆有事而一無所動焉所謂靜亦定動亦定者也
故求靜之心卽動也惡動之心非靜也是之謂動亦
動靜亦動將迎起伏相尋于無窮矣故循理之謂靜
從欲之謂動欲也者非必聲色貨利外誘也有心之
私皆欲也故循理焉雖酬酢萬變皆靜也濂溪所謂

主靜無欲之謂也從欲焉雖心齋坐忘亦動也告子
之強制正助之欲也

問此心未發之體其在已發之前乎其在已發之中而
爲之主乎其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體者乎曰未發
之中卽良知也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體者乎有事
無事可以言動靜而良知無分于寂然感通也有事
而感動可以言動而寂然者未常有增也無事而寂
然可以言靜而感動者未常有減也未發在已發之
中而已發之中未常別有未發者在已發在未發之
中而未發之中未常別有已發者存是未常無動靜

明名目言行錄卷五十一
而不可以動靜分者也故雖常人之心七情之感動
氣之極而或過于初或制于中或悔于後良知一覺
未有不罔然而消沮者亦可以知未發之中寂然不
動而自有發而中節之和感而遂通之妙矣

先生年五十遺友書曰近從百死千難中信得致良知
三字真聖門正法眼藏無不具足譬之操舟得舵平
瀾淺瀨靡不如意雖遇顛風逆浪亦可免于沒溺但
恐學者易之將作光景玩弄不切實用功負此知耳
倫彥式以訓來學問學無靜根感物易動處事多悔
奈何先生謂學無間于動靜其靜也常覺而未常無

故常應其動也常定而未常有故常寂動靜皆有事
焉是爲集義自無祇悔

嘗曰世儒支離外索求明物理而不知吾心卽物理佛
老空虛遺倫物求明心而不知物理卽吾心析心與
理二之蔽也久矣宋之周程始追尋孔顏之宗其無
極太極大公順應之論庶幾精一之旨陸象山之純
粹和平雖若未逮而簡易直截真有以接孟子之傳
要其學之必求諸心則一也

先生居里謫議曰熾一日謂門弟子曰吾道非耶何爲
如此在侍者或謂先生功盛位崇媚嫉者謫或謂學

明名曰言行錄卷五十一
駁宋儒泥同者誦或謂有教無類末保其往或以身
誦先生曰莫有之顧吾自知尤切也蓋吾往名根未
能盡脫尚有鄉愿掩護意在今一任吾良知真是真
非罔所覆藏進于狂矣

語黃宗賢曰聖人心如明鏡纖翳自無不須磨刮常人
心如駁蝕鏡須痛加刮磨方漸識本體顧少有所見
而任其習氣昏蔽不免流入禪釋去也

又曰堯舜生知安行猶兢兢業業用困勉工夫吾儕以
困勉資而欲坐享性安成功大誤也

初第上安邊八策世艷稱之晚自省曰語中多抗厲氣
此氣未除而欲任天下事其何能濟筮仕刑曹首嚴
禁獄吏取飯囚之餘豢豕世亦傳爲美談晚亦自省
曰善歸已矣于人何此不學之過也

凡人言語正到快意時便截然能忍默得意氣正到發
揚時便翕然能收斂得忿怒嗜欲正到沸騰時便廓
然能消化得此非天下之大勇者不能也

變化氣質居常無所見惟當利害經變故遭屈辱平時
忿怒者到此能不忿怒憂惶失措者到此能不憂惶
失措始是真得力處亦便是着力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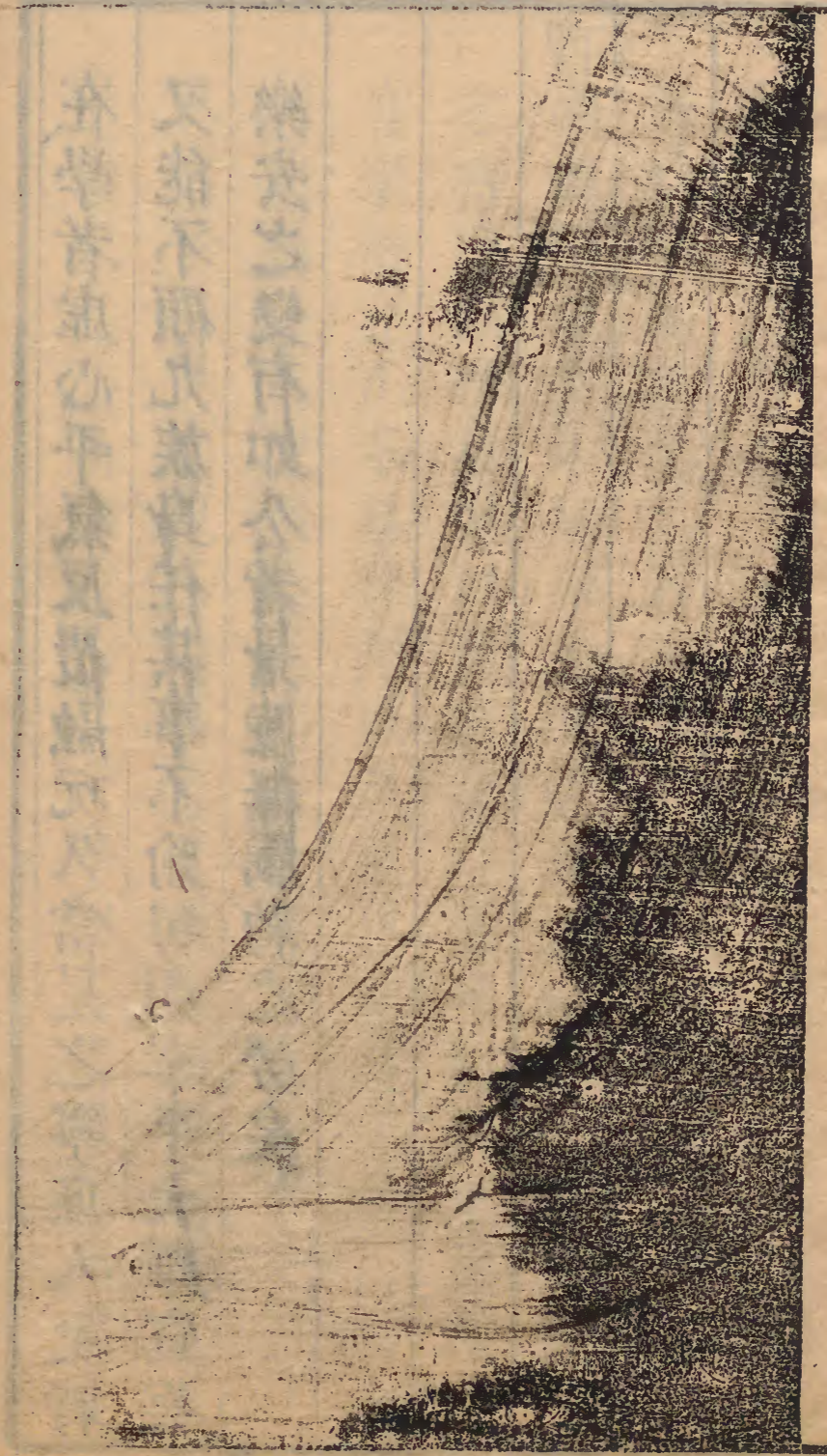
公英敏天成機權莫測其用兵也訓練嚴明籌畫精密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十一
對客笑談萬衆逆集擒酋斬馘獻凱轅門左右尚不知也迨有志聖學一切掃除舊習其最後語門人云無善無惡者心之體有善有惡者心之用知善知惡者良知爲善去惡者格物以此爲一切宗旨

鄭端簡曰王公才高學邃兼資文武近世名卿鮮能及之特以講學故衆口交訾蓋公功名昭揭不可蓋覆唯學術邪正未易銓測以是指斥則讒說易行媚心稱快爾今人咸謂公異端陸子靜之流嗟乎子靜豈異端乎以異端視子靜則游夏純于顏曾而思孟劣于雄况矣公所論敘古本大學則言傳習錄諸書具

在學者虚心平氣反覆融玩久當見之寧庶人反時又能不顧九族身任其事不踰旬朔卒平大難宣德樂安之變有如公者景陵無羈勒之勞矣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五十 終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五十一

尚書羅文莊公欽順

字允升號整菴江西泰和人弘治癸丑進士及第
仕至南京吏部尚書贈太子太保諡文莊

朝廷起章文懿公爲祭酒以家難辭詔公補國子司業
蓋此員缺而不補者七十年矣監規積弛士多放逸
每遇差撥爭論紛如公謂放心宜收非管攝之嚴不
可爭風宜息非稽考之精予奪之公不可持此三者
甚力始而怨謗交集終亦安之六館肅如

轉吏部侍郎攝篆不動聲色別白忠邪條上之咸當人

心有夤緣內監以求進者奏論其交通害政請付法
司定罪竟沮之

嘉靖元年都御史席公自湖廣馳疏請起邃庵楊公總
制三邊吏兵二部議如所請公曰邃庵舊相卽起必
以禮辭往返須數月今邊報孔急李亞卿方在彼行
事利害所係恐宜三思邃庵由是不果起嘗語所親
曰邃庵素知予予尊仰之但入京踰年物論籍籍今
所言非惟事體當然亦欲以忠於知己耳尋改吏部
尚書致仕家居二紀足跡不履城市惟己丑秋視季
弟西野公病及喪葬纔一再出不下樓數載以終

公官兩都時留冢子視家事訓飭相繼如曰勢位非一
家物須要看得破又曰愛好人窮貪嚼不爛人以爲
確論仲子謁選未嘗通書故舊瀕行訓之曰前程分
定惟安義命便是比授官有欲授南以便音問者乞
一達相知曰數字本不惜但似乎信命欠確耳竟不
與惟作行誨授之諄諄于忠信篤敬之說常曰人立
身居業必先打破義利關否則擾擾直到底其教人
每以是致謹云

公嘗曰自昔有志於道學者罔不尊信程朱近時以道
學鳴者則泰然自處於程朱之上矣然考其所得乃

明名目言行錄卷五十一
程朱早嘗學焉而竟棄之者也夫勤一生以求道乃
拾先賢所棄以自珍反從而議其後不亦誤耶著困
知記闢近學甚力喟然曰吾此書所以繼垂微之緒
明似是之非無所不用其誠力之殫矣心之遠矣崔
文敏張文定皆敬信尊事之

又曰禪學畢竟淺若於吾道有見取其說而詳究之毫
髮無所逃矣

又曰圖治當先定規模乃有持循積累之地規模大則
大成規模小則小成未有規模不定而能有成者也
然其間病源所在不可不知秉德二三則規模不定

用人二三則規模不定苟無其病於致治乎何有

又曰久任自是良法陸宣公明於治體乃不甚以爲然
蓋欲以救德宗之偏庶廣登延之路以濟一時之用
且于惇大之化或有小補焉爾議法者未可執爲定
論正德間愚嘗建白此事而并及超遷之說大意以
爲超遷之說與久任之法相與流通超于前自可責
其後之久超于後固無負其前之淹因他策忤用事
者疏竟寢

困知記三篇可括以兩言而盡大都以理一分殊發理
氣之一以虛靈知覺仁義禮智明心性之二也抑心

者氣之神明性卽理也語其差則虛靈知覺固淆於
物而違理矣語其極則理氣之合也卽心性之一也
安謂異哉洋洋乎武夷之派也

太常卿魏恭簡公校

字子才崑山人弘治乙丑進士官至太常寺卿卒
年六十一贈禮部侍郎諡恭簡

幼穎悟絕倫讀書一日四行下弱冠舉進士授南京刑
部主事遷員外郎召爲兵部職方郎中時江彬通宸
濠有逆謀遂移疾家居講道星溪之上杜門不出者
八年忽大有所悟自謂得之主靜云

嘗言人自開闢以來虛文日勝一日自孩提以後聲臭
日增一日塞天聰明何繇至道又曰收斂停蓄澁造
默成方是天機之學

擢廣東提學副使其俗尚巫鬼公至毀淫祠崇正教丁
外艱服闋改命督學河南上蔡有伏羲畫卦臺鞠爲
荒墟且爲浮屠所占乃盡撤佛像而一新之表曰太
昊伏羲開天聖蹟履任三月遷大理寺少卿尋改國
子祭酒充經筵講官輔臣張璠忌之遽改太常寺少
卿陞本寺卿
時議天地分祀因譏郊祀論大畧以上帝至靈正如我
心人心之靈只有一个主宰天地之靈安得有二也
故以社配郊則可以北郊配南郊則大不可諸因事
納忠不一而足柄臣陰排之遂致其政

嘗謂六典壞于秦後世不能行則惟以秦爲師作周禮
沿革傳六書變于秦後世不能知亦惟以秦爲師作
六書精蘊二書一轍大要謂古一宇宙也今一宇宙
也自秦限之矣自京口渡江踰淮浮河覽觀輿地凡
古今山川經絡之大戒轉漕都會之形勢舉中原方
數千百里之地指畫經緯運諸掌握
又曰讀書不可泥滯章句必得聖人精意謂易是合天
人之學朱子以易爲卜筮作固非程傳都從踐履上
得固自好然只是明易非體易也謂春秋聖人經世
之法胡傳穿鑿畧無義例程傳劉質夫代作惟趙子

嘗屬辭有義例可尋只是當一部史書無聖人經世規模爲作聖人經世一卷曰吾聞其端而已謂詩不可以美刺言猶春秋不可以褒貶論謂書乃堯舜以來群聖學問最的確處欲以精義口授弟子傳述之謂周禮周公格心之功其建官精義人鮮能得之謂禮記頗有格言而煩雜爲甚欲條例之謂學庸乃曾子子思所自著句句有精義爲作大學指歸一卷中庸未就

爲講官日世宗賜御製十六字箴公發明心箴對曰臣惟聖王心學不傳久矣陛下親注范浚心箴臣敢提

撥要義以獻聖學樞機全在此心有箇主宰故謂之天君箴內所謂惟口耳目手足動靜投間抵隙爲厥心病一心之微衆欲攻之其與存者嗚呼幾希此只爲無主宰故耳若此心作得主宰則百體皆守位稟命豈能病心惟作不得主宰則百體皆逐物矣行衆欲紛然來誘心始不勝其病矣今欲就百體上一一防簡誠恐茫無下手處莫若收攝用功提起此心來作主宰件件皆有着落孟子所謂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箴末所謂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正是此箇功夫也語意繁悉莫若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十一
只道箇敬夫敬何以用功若外面徒把捉則方寸愈不定疊若裏面纔急迫則四體俱不舒泰皆未免別以一心治此一心臣嘗謂心是吾身自做主宰處只要嘗存畏底意思一言不敢輕發一事不敢輕爲務合道理此千聖相傳心法也

胡端敏任刑部尚書公爲書十四事贈之一開悟君心妙在迎機順導上好讀書就書上開導勸以勿治訓詰務求身體而行之自然聖德日進無疆一今日第一義莫大于通君臣扞格之情延訪大臣時賜召對不惟明習天下之事又可以察羣臣忠邪一今日得

君莫如五六君子而士大夫指爲黨今欲消釋黨禍莫若勸五六君子各以公天下爲心日以善道輔主士大夫將自愧服一宜勸上愛護精神延廣嗣續仍簡賢士大夫知醫者入侍調護聖躬一朝廷一日萬幾豈能徧覽章奏宜勸上以執體要務爲大明勿事小明一今日急務在薦賢宜破資格開薦舉更相推讓以興人才特敕大臣先舉所知大臣進退重在薦賢蔽賢庶幾肯屈已進訪一聖上英資將大有爲而今日因循之弊已極宜勸上面勅大臣各陳所當興革大事務在推誠委任以責成功一宜勸上恢弘聖

度勿使有所芥蒂于心一宜勸上畏天常察災變恐懼修省一言官章奏宜置籍以考之少其員則可以妙選擇其能直諫識治體者拔擢之一上意雅重守令此誠安民之本但外輕已極宜立法變通若漢宣帝表二千石補九卿唐明皇選卿監出守皆可行也一河運之塞殆亦天意與其求中策下策莫若勸上廣興北方地利搬糴減漕此爲上策一他日禍亂終起于邊宜深留意要在選威望大臣修明紀綱慎勿以吏事制戎事一周官理財自王宮後宮始今上恭儉宜勸以四分制國用之法立會計之書瑣條冗費

盡革以寬民一宦官之禍皆起於壅蔽若君臣同遊則不動聲色而自消矣

李夢陽過公論學公勸以沉潛深造夢陽因問平生病痛所在曰公才甚高但虛志與僞氣害道之甚者也夢陽歎曰吾蚤見公二十年有此哉公僅一子一孫晚而連喪其答人慰唁之書言達以破愛敬以易哀畏天以終身焉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十一
生譚學根極理要必人人悟暢乃罷公奉親游宦既
二親不樂久居楚復乞歸

世宗卽位用薦起提學四川復以去親遠乞休撫按奏
移近地改福建丁亥進左春坊庶子兼侍講作昭事
錄從事於畏天時保之語陟南國子祭酒廸德勸善
不設夏楚士雍雍喜得師已遷吏侍郎攝部事務持
大體不斤斤小苛居九年不調諸所銓註往往位已
上泊如也已乃兼學士掌翰林院詹事府進禮尙書
以母夫人年高乞終養弗允改南吏尙書便養改兵
尙書

戶部以國經用不給議鬻爵度僧公言二事害政不可
行而欲足費莫若省費昭儉德者其本也裁濫賞汰
冗食者其末也因條經畫鹽法屯田二事以上肅皇
帝加意稽古禮文之事給事中言議創園丘方澤以
二至祀天地如周官公議主合而極推高祖敬天祇
畏罔敢怠忽之心以爲之本上大禮故頗庇武定
侯助其後以給事中高時論劾逮詔獄且獎時盡言
公作納言勸忠頌以廣上意

其觀頤錄序曰予生二十有五年矣而三畏未知九思
或忽內之則氣能吾勝外之則習能吾奪間非無介

明名目言行錄卷五十一
然之懼懼焉而志之弗堅屢作復仆以今歲除追惟
一年之事昔之所期百無一償可勝悔耶年漸長而
德不加修能不重有懼耶然既往之愆孰能無懼懼
已復然與不知懼等耳今日之懼吾又懼其復爲前
日也取札素日惟過舉而詳書之曰觀頤錄以自驗
且防焉

其論求放心曰凡物交於前有所溺之謂放無所溺而
勿之省也滯其情於物焉之謂放無所滯尸居惕如
也而不知其所如之謂放心放矣孰求之曰心求之
心求之者非人有二心心有二用也夫心至明而至

剛固足以自求自復而不假乎其他也求放心者非
有所索而取之也察之而已矣非有所追而獲之也
歛之而已矣於其惕然不自知者惕然自省之而已
矣於是收歛於至密之地而兢畏以持之不使一毫
外物得容乎其中是之謂一而不二孰非其至明至
剛自求而自復哉

時諸儒論學者患學流於二氏至謂靜無所措其功動
用乃有之公懼其無本也著論言大學言心以無所
忿喜憂懼謂之正中庸言性以喜怒哀樂之未發謂
之中此心法也心之發動者意也視聽飲食者身也

明名目言行錄卷五十一
正心之功非屬於意非屬於身者也事物未交恟慄而已凝然中居而萬誘不敢干也忿喜憂懼一無所有而吾心之本體翼如也易曰艮其背曰介於石曰寂然不動曰退藏于密皆心之義也後之儒者以靜歸佛以虛歸老譬則舉家珍而委之地也言及靜虛則以爲疑於老佛而避之譬則家珍爲人所竊欲復之而以爲嫌於盜也瞬目而不敢一盼豈不悲乎公之學以人性無不善以聖賢必可師澄神一志以繹洙泗濂洛之旨嘗曰知書之爲我也則書卽學矣如以書而爲學也則學非書矣又曰譬之權焉權勝物

則物輕物勝權則權輕故在我者苟重則靡麗崇高靡不輕矣在我者苟輕則小物末技靡不重矣爲人仁孝切至功名之際恒自退抑不與時競惟時時發憤曰髫齡幸有聞今顛毛種種矣行邁屢稅誰執其咎題坐右曰爲子當以父母之心爲心爲人當以天地之心爲心戒懼不睹恐懼不聞仁孝之道立矣羅文莊稱其德如金錫學掇大本云公年六十餘卒而其母尙在後至百歲而終

公于歲除自作傲箴曰慎修冥冥時惟陰德矧曰有臨曷監斯赫爲天立極爲世作則庸行庸言勗哉是力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十一
矧乃祖考儉勤兢惕傳世十一曆年三百珠貫璧連
罔有疵忒其在于今昭哉燕翼子孫黎民在汝培植
日月逝矣頭顱漸白鼎鼎百年追悔何益命之不易
永念時敕灑掃室庭徑營四國審厥危微恭敬朝夕
日篤不忘庶幾昭格

侍郎呂文簡公柎

字仲木號涇野陝西高陵人正德戊辰進士官至
南京禮部右侍郎謚文簡

公垂髫入學輒有志聖賢之道危坐朗誦小屋中雖和
寒酷暑不踰戶限居母喪哀毀骨立弱冠爲提學楊
一清王雲鳳所知旣舉鄉貢就業太學與崔銑相友
善邑人高朝用爲戶部郎時過簡討王九思曰吾邑
有顏子子知之乎孝宗賓天諸生哭臨具禮耳公則
涕淚交下衆指目爲迂弗恤也

戊辰廷對第一劉瑾以鄉人致賀公峻却之任翰林修

撰二年操介清苦門絕餽遺西夏構亂請上出宮御
經筵親政事中官惡其言欲嗾殺之乞養病歸抵家
數月而中官伏誅

公歸五年以言官薦起舊職上勤學疏謂文王緝熙敬
止咸和萬民始享臺沼之樂元順帝廢學縱慾太祖
一舉而取之可爲深戒或讓其過直公曰昔賈山借
秦爲喻文帝尙能用之矧主上明聖遠過漢文吾獨
不能爲賈山乎疏上蒙嘉納

乾清宮災應詔言六事其一曰逐日臨朝聽政其二曰
還處宮寢預圖儲貳其三曰郊社禘嘗欽承祇肅其
四曰日朝兩宮承顏順志其五曰遣去義子番僧邊
軍其六曰取回天下鎮守內臣又累疏勸上舉直錯
枉不報復引疾歸歸值父病晝夜視湯藥步履不敢
聲旣一年鬚鬢盡白父卒痛哭嘔血時陝西鎮守中
官廖氏餽以金幣諸物卻之有客托交遊以三百金
求書曰人心如青天白日不意視如禽獸也其人慚
而退

世宗登極起復館職纂修武廟實錄進講虞書適值仁
祖淳皇后忌辰公口奏存襟服之禮罷酒飯之賜癸
未充會試同考試官疏請溫尋聖學曰學貴知要而

力行故慎獨克已上對天心親賢遠讒下通民志甲申奉旨修省以十有三事自劾疏上出山西解州判官

公至解會知州缺攝州事恤勞獨減丁役勸農桑築堤以護鹽池開渠以興水利建解梁書院以訓士行呂氏鄉約以厚俗政舉化行轉爲南京吏部考功司郎中瀕行士庶數千送之河干不忍舍哭聲震野公口占云試聽黃河東岸哭爲官何必要封侯

公爲南太嘗時張羅峰再起道出南都大臣多迎候公獨不往時羅峰甥王激亦仕南都衆與結好公禮接

之外無交言羅峰屢欲退公不果

乙未陞國子監祭酒躬行率下先德行而後文辭揭儀禮可習者令諸生習肄表良恤患風教大行雖公侯子弟觀政進士向學中官亦從而質疑問難識者以爲自宋吳李章四祭酒外罕見其比

擢南京禮部侍郎時霍韜爲尙書適羅峰病歸卒霍約同祭從徵祭文公不可霍乃疏羅峰十善于公公答以書曰公才如此倘不附私黨奸則一變而爲正人有何不可霍銜之霍故與夏相惡嘗榜言過於通衢公諷韜曰此告於天子者公以語路人可乎言談韜

短公曰公位宰相容天下之賢何所不可夏霍雖不相能賴公稍解然夏疑公黨霍霍亦疑公黨夏公終不自白公亦不與爭論一變而欲其人平居端嚴恪毅門人從之數十年者未嘗見其偷語惰容或問朱陸同異公曰晦菴象山同法堯舜同師孔孟雖入門路徑微有不同而究竟本原其致一也亦何害其爲同哉學者不務力行而膠于見聞以資口耳竟于身心何益有効湛甘泉僞學者公曰聖君在上賢宰臣在下豈可使明時有禁學之風乎有疑王陽明之學者公曰講其學而行非勿信可也不講其

學而行是信之可也又曰學而行之講知行之不合無損也學而不行講知行之合無益也時以爲篤論在官次父書至再拜使者受而跪讀之其他親友有書受讀亦各有儀聞期功喪必爲位哭奠卒之夕有大星隕華陰高陵人爲之罷市四方及解梁門人聞者皆爲位而哭陝西提學謝少南與郡守李文昇祀之正學書院海內人士無識不識皆曰關西夫子呂仲木所著有周易說翼尙書說要毛詩說序春秋說志問內篇外篇四書因問宋四子抄釋

乞補近地儒學官便祿養當道難之乃請擢廣東按察司副使提督學校至則毅然以釐俗作士爲已任秉公力勤務行厥志然素性骯髒視卑嘍咄之態不啻若腐穢行事一不當于理卽義形于色或面折不少容用是與巡按御史毛積不相能劾其不法數事而毛遂肆其莠言以相詆誣詔各回籍聽勘毛以京考落職而公適罹外艱服闋當道令公赴選不可嘉靖丁亥起復山東按察司提學如故行事不改嶺南戊子秋試士之中式經公所首選者幾半其年四月陞南京通政司右通政凡文牒無細大一一訊辨

擇可否罷行之曰不爾則無以遏讒說距殄行非朝廷設官意也官宇頽圯會以時詘禁工役乃計處工食若干佐以俸餘費不涉公帑役不越輿隸而堂廡煥然嚴飭莊固見者服其能焉都御史王公天宇嘗曰吾每有舉措或沉吟未決思子華之風卽沛然矣蓋生平臨義必赴于得喪是非生死禍福不一置于懷故能無所瞻顧若鷹攫瀾趨莫或牽掣家居食貧稱貸無虛月親族有急輒傾囊濟之從父兄弟或給之田若干畝公于書無所不讀見古人奇偉事躍然期必爲之至奸臣傳其擊節罵詈不釋口禮樂天文

陰陽律呂皆研窮其數為詩文直寫已意不屑琢銀
崇華飾作世俗語而典雅確實克禪世教知者惜之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侍郎余公祐

字子積號訥齋鄱陽人弘治己未進士官至吏部
侍郎未任卒年六十有四

自幼穎異始入小學即慨然有求道之志聞餘干胡居
仁潛心踐履徒步往師之一見謂其器可以遠到以
女女焉公學問谿逕啓發于居仁者最蚤

成化丙午領鄉薦登弘治己未進士授南京刑部貴州
司主事轉廣西司員外正德戊辰勲臣有爭襲者公
嘗署其案忤逆璫劉瑾意落職瑾誅大臣以廉正執
法薦起家知福州府愛人恤獄事先大體不以耳目

摘發爲聰明鎮守內臣豪買市物不予直又以白金二百兩強府令爲市改機若干公入其金于帑民以不予直訴者十百爲羣涕泣慰遣之將以狀聞于朝鎮守懼稍職求以事撓公會天旱衆請禱雨鎮守曰余知府自謂愛民必能感動天地而使之獨禱公齋戒出郊雨隨應鎮守慙愈媚嫉思以領公陰遣人構于厥衛曰不去余知府鎮守不得伸手也公行素高媒孽竟無所得則謾爲好言曰余知府好官吾豈敢不敬之但好官亦無庸慢我會遷山東按察司副使始解丁父憂未上服除補山東整飭徐州兵備南京

進貢內臣多挾商貨索夫馬價至數倍知州樊準白公公命詰其私貨入之誣逮錦衣獄謫廣西南寧府同知稍遷韶州知府投劾去

世宗登極詔復副使陞河南按察使屢與撫按兩院爭可否平反冤獄按黜巨贓以數十當其據理以爭辭氣棘棘聽者至不能堪乃因考察橫中之其劾章有心慕乎古氣失之偏之語公聞之笑曰偏則有之慕古吾豈敢也坐調廣西按察使遷湖廣右布政雲南左布政使以太僕卿召未行轉吏部右侍郎公自調廣西後公詩益以明白當國者知公剛正可大用故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十一
三任皆未久而遷吏侍報至公已不及聞矣嘉靖戊子某月日也

公學務有用不事空言發端于居仁而推其本原以爲出于程朱故於程朱之書尤究心焉其言曰程朱教人拳拳以誠敬爲入門學者豈必多言惟去其念慮之不誠不敬者使心地光明篤實邪僻詭譎之意勿留其間不患不至于古人矣其時公卿間有指主敬存養爲朱子晚年定論者乃撫朱子初年之說以折之謂其入門功夫非晚年乃定又輯朱子書之切治道者爲經世大訓其論及文章辭翰者爲游藝錄見

其學之備體用兼大小非近時所謂單傳妙訣者可擬也其篤信如此好善嫉惡出於天性所交游皆賢士大夫而于莊渠魏公尤善人有過不能忍常面斥之而退無後言有以其過攻之者欣然樂受人以是信而重之推當世正人必及公云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五十一

終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五十二

太保梁端肅公材

字大用南京金吾衛人弘治己未進士官至太子
 少保戶部尚書卒年 十隆慶初贈太保諡端肅
 初授德清令尅苦而勤敏一日勘事他邑重囚越獄去
 公還禱於城隍未幾就擒公詰之曰汝既遁何復爲
 我擒賊曰有一緋衣人尾之欲脫不能耳人咸以爲
 異

正德二年晉刑部廣東司主事四年署貴州司員外郎
 獄小大無遁情大司寇洪公鍾每命諸司錄其讞案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十二
以爲法五年改山東道御史逆瑾誅榜諭天下出公
手筆大學士李公東陽見而絕愛之及爲史記李公
與楊公廷和各製一篇不愜意乃命各部屬撰上李
公見公作喜曰此以古詞兼律筆足示後矣遂錄付
史館

六年出知嘉興未幾調杭州杭以繁富名公至愈以清
約自勵入覲具一書二帕贊京貴橐中無一長物而
公之廉幹益有聞十一年進右叅政尋進按察使會
宸濠變起濠去浙邇倚鎮守中人畢真爲內應人心
洶洶御史張縉謀于公曰事急矣將若何公卽就案

草檄調兵方畧布置一日悉具又自往說真令撤兵
衛自是姦謀內沮兩浙恃以安

嘉靖二年以服闋再爲雲南按察使先是有土酋相讐
殺者六載未定御史曰須公爲之公卽召至諭以王
法當誅死今姑貸汝如例罰牛羊若干以贖土酋頓
額輸服御史難其太輕公言治夷法如是足矣不爾
是激之變也後訶知夷果密調兵聞無它乃止

三年晉貴州左布政使尋調廣東凡入民課金令輸者
自權之而親爲監督主藏者不得高下其手往來傳
置諸所餽遺卽果蔬弗受也公兩典名郡及爲藩臬

長壹以便民爲務頌聲載途所至立專祠祀公
歷進戶部尚書時駕謁山陵公受勅偕宣城伯衛公錚
居守如是者三十七年以考滿解職明年廷臣上議
言司徒乃國計大臣總領財賦得人實難竊見材操
心廉直終始不渝且綜理旣閑出納有執實清朝人
才之望及今未衰尚堪任使乞蚤召用以盡其材上
俞之起公原官加太子少保公在位素令親信察市
價低昂攬戶不得乾沒所省官錢不可貲算永嘉張
公新貴用事常以意氣挫折公卿一日於朝堂厲聲
語云梁大用某處糧草當辦則應曰某處折銀當發

復應曰諾永嘉意其黠黠弗了也旣而偵之則無弗
夙具者乃嘆曰渠固若是辦耶秦王惟焯嗣位請潼
關以西鳳翔以東河湟地曰皇祖以賜臣先王襁也
公執議曰陝西外供二鎮內給四王民困已極視國
初生產物力千萬不佞豈得空地更給諸王上從公
言不許

上念吏治龐雜特命公以司徒行考察所汰簡者數百
人人心大服又大獄久不決者四事上命兼司寇讞
勘之居數日盡得其情擬奏上喜曰得尙書十二人
如材者朕可無憂矣事竣乃還印刑部皆以特旨從

事前此未有也

平生爲國薦賢絕不欲人知是時士大夫頗尚圓通公卿或阿上取寵而公獨屹然自守有古大臣風然竟以此忤于時翊國公郭勛恃寵專擅損兵冒餉公疏劾之上下其章所司讐勛威莫敢詰復按勛不法十事草成未上爲僚友泄其語反爲所中遂落職歸歸兩月而卒

崔公銑曰自公召還司徒塗人丐子相語云今天眼開召回梁公矣此與司馬公入朝何異西長安有屋一區子嫌其陋公至卽居之但掃地塗壁而已子甚媿不及也卒之日家無餘貲子孫至不能之京斬卹典隆慶初補給祭葬予贈諡哀榮之典爲始備云

尚書唐文襄公龍

字虞佐號漁石金華蘭溪人正德戊辰進士官至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贈少保諡文襄

公在娠太夫人夢獅踞門而向日及生日光正射蓐其貌儼然獅也人皆異而傳之稍長遊楓山章文懿公門正德戊辰登第授郟城令刻於時荒甚使民得貸粟於官而薄其息禁豪猾毋多賦却美餘之賂吏者以佐轉輸民用不困大盜起燕齊間至郟公督兵拒之斬首三百餘級賊怒合其黨大至公發碗口長柄諸砲斃其驍銳六十餘人賊乃遁以功升俸二級以

父憂去

服除拜監察御史出按雲南上疏乞戒巡遊黜貴倖士
弁鳳朝明以罪廢厚賂寵臣錢寧寧諷鎮巡諸官洗
雪規復用又首駁正之寧乃矯旨俾襲部檄下又執
奏於朝遂褫其職指揮盧和寧假父也殺人罪死寧
囑讞獄官濫出之且致書於公手裂其書竟致和於
理凡再忤寧衆皆危之不爲動巡撫中丞以滇戍卒
多冒補非世胄者將覆汰之其帥臣因稽其月給以
激衆衆洶洶且爲變乃語中丞曰滇彝方也以彝治
之乃安今宜無追呼而尺籍悉爲撫而肆之猶逾募

配矣獨奈何欲擾之中丞以屬公乃諭使給糧俾復
其所而後衆定其他所建白皆懸契時宜滇人賴焉
庚辰按江西宸濠亂後公黜從逆褒節義值歲沔饑賑
災卹貧疏連十餘上西人以安

辛巳拜陝西按察副使提督學校其教以敦行誼正習
尙變氣質崇節介厲廉耻爲先時士學趨詭異乃新
正學書院分經建局選士羣肄之剗其奇靡而約諸
理秦士興焉

嘉靖丙戌進陝西按察使驛作徒數十人歲暮餓而逋
有司當以越獄公悉縱遣之衆感泣輸歸使自齎牒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十二
投郡縣輸顧直以免無後期民有誣其弟盜者獄既具公佯執其妻訊之曰汝夫與弟同盜法不得獨免自言幸活妻懼以情告誣遂白

丁亥徵拜太僕卿尋擢僉都御史總督漕運條凡兵民所不便大者奏聞小者立罷徐沛新河之役調河南山東丁夫五萬餘供餽取給二百里外加以炎蒸病者相枕籍廷議下之公曰疏濬舊河而增築其堤自可通漕較之新工難易百倍卒如其議民不大勞而河迄通利及召爲副都御史民爭繪象祀焉

擢吏部右侍郎轉左侍郎皆攝太宰事於時內閣權甚重進退百官銓部皆取風指公抗行已志介直不阿朝臣有坐論執政屏斥者數十人悉收用之無所避壬辰關中饑詔發帑金以賑而鹵酋吉囊數寇邊天子爲之晏食遷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總制三邊軍務兼理賑濟公馳入關奏平糴節用等十事民賴全活者二十餘萬人

時邊備久弛鹵每歲一深入蔓延二千餘里恣其飽掠而去諸路僅保營壁莫敢誰何公至簡戎伍飭器械明賞罰任梁震王効劉文諸名將以師三萬耀武陰山鹵大驚北徙六百里甲午春鹵犯延綏時震方援

大同公趣震還而檄叅將任傑以兵出鹵後合擊俘獲五十餘人其夏敗鹵於響水斬首七十餘級秋吉囊自將十萬衆犯延安會公使文迎敵而伏兵其傍戰既合伏兵起乘之鹵大敗遁歸至興武効邀擊敗之至乾溝震追擊又敗之凡斬首四百五十有奇奪彝器無算兵部上公功以爲昔都御史王越擒鹵四百餘賜爵伯尚書王憲斬鹵三百加太子太保官其子錦衣百戶今臣龍功殆過之宜異其賞會執政有忌公者不報

大同之亂與北鹵連王師討之未克乃遣梁震帥兵往援且以計携鹵楊言西師百萬擣其巢穴矣鹵師繇此却顧而震因得以降其城執其首惡一方底寧丙申改刑部尚書初大同卒叛都御史東平劉公帥師討之將盡誅其黨卒懼爲飛語中劉公徵下獄公言大同凡三亂輒戕其帥不一正無以令天下時論專務姑息以冀苟安今罪源清邊人益得窺朝指矣劉公於是得釋劉東山與其徒乘時爲奸利至構間兩宮株連貴近吏坐獄不窮竟去者數十人公獨以抵法無所懾九廟成公條大禮大獄諸臣名以請得赦歸者二十餘人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十二
戊戌夏乞終養太夫人詔報可甲辰秋召爲南京刑部尚書以母辭不允改南京吏部尚書會有邊警改兵部尚書太夫人諭公曰茲所謂金革之事非汝將母時也吾偕汝行矣乙巳春奉夫人入都公故習邊事以爲鹵去來若風雨而我收保恒後時故多亾失檄諸邊修城堡遠斥堠鹵至持滿待之其秋鹵果不得入自頃年來吏喜以文法繩邊將其跡弛雄傑之才往往獲罪而柔佞乃幸全公請宥諸在繫者使立功以贖廢錮者量其才用之士聞咸奮

太廟成加太子太保冬十一月大宰缺廷推首屬公上方重兵事顧銓衡非公不可疏留中一日竟改吏部公爲政兼論資望殊勞異能疎遠必用而中才不得越次以進其有所用舍聚僚屬共謀之衆議合然後署疏以請嘗舉廢棄四十人皆時譽也雖不果用正論爲伸夏四月公病足又數與執政議不合於是毅然求去馴至奪職以卒縉紳悲之所著易經大旨若干卷漁石集若干卷雲南江西督府總督奏議各若干卷傳於世

尚書周恭肅公用
字行之蘇州吳江人弘治壬戌進士累官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卒年七十二贈太子太保諡恭肅
年十四去家力學寒暑不解衣弘治壬戌舉進士拜行人正德初選南京兵科給事中後九年改禮科給事中當是時士大夫重內徙得輒動色以賀公獨曰南於我便乃復以為南京兵科給事中
武皇好佛遣中貴人迎大寶法王於西番公上書諫甚力人多危之竟得旨不加罪已又論倖進諸大臣劉愷以下數人及鎮守江西中貴人黎安不法其身引

尚書周恭肅公用

字行之蘇州吳江人弘治壬戌進士累官太子少

保吏部尚書卒年七十二贈太子太保諡恭肅

年十四去家力學寒暑不解衣弘治壬戌舉進士拜行

人正德初選南京兵科給事中後九年改禮科給事

中當是時士大夫重內徙得輒動色以賀公獨曰南

於我便乃復以為南京兵科給事中

武皇好佛遣中貴人迎大寶法王於西番公上書諫甚

力人多危之竟得旨不加罪已又論倖進諸大臣劉

愷以下數人及鎮守江西中貴人黎安不法其身引

而南其所論奏顧侃侃出北臺諫上天下咸服公敢
言

遷廣東左叅政番禺盜起撫臣調土兵兼官軍分六哨
合攻以公領龍門哨征藍糞諸寨與武臣並進直抵
藍糞擒斬九百餘人平其寨十有八朝議猶以前敢
言功不得錄

嘉靖改元陞浙江按察副使會丁母憂服除起爲山東
副使備兵於臨清爲建設賞格令同盜者相首卽不
復罪其罪盜自相疑畏不復相聚境內以寧

遷福建按察使閩素多訟推鞫平恕獄無繫囚亦無冤
民中貴人鎮守市舶臨於福州其日所給食責之驛
館館人苦於劇費胥蹙額不能應乃例削其數公私
稱便陞河南右布政使歲大旱民饑死者相籍至有
相食者公職當清戎無分守之責然不忍坐視民之
饑而死也毅然白於撫巡請自往活之公躬循阡陌
戶貼賑濟字令民自齎以來遂以內帑所發銀及措
畫米物戶給之絕無遲留民獲實惠所活甚衆會汝
寧分守缺公輒自請攝事盡罷俗吏所爲具文苛法
而南陽滯政次第舉行

八年陞都察院副都御史督南贛軍務移檄所屬曰當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十二
知不得已而用兵尤當知不得已而爲盜惟潘臬諸
司之綱之紀抑郡邑長吏有守有爲源潔則流自清
民安而盜自弭其言惻怛由衷莫不竦服有巨盜數
輩阻山橫行捕久不能獲廉其黨有悔悟者召至諭
以利害結以信義因以賞誘之遂奉成算俘斬來獻
蓋兵不血刃而賊亂除

召還理院事晉吏部右侍郎十一年轉左尚書汪鉉引
薦失當嫁其罪于公調南京刑部右侍郎公終不自
辨後兩人相繼罷去卽拜公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
遷南京工部尚書工部市物於民吏受賕率先給直

而故緩其入黥賈者因據以爲利公令民有物得自
輸輸已授之直宿弊頓革

改南京刑部尚書九廟災坐自劾免晦養者五年御史
交剡論薦二十二年起爲工部尚書督河政疏請修
溝洫以防河決數月改督漕運未至尋入爲左都御
史士之干譽喜進者聞風望見不戒以絕明年當考
察京朝官公廉得其人賢不肖狀輒手書于籍又第
其高下丹鉛識別之其改定或至三四苟賢矣雖讐
不問苟不肖雖親有勢力必黜天下服其公

九載秩滿加太子少保拜寶鑑上尊之賜二十五年陞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十二
吏部尚書自近歲來郎中於爲政專尚書至不服有所可否而侍郎遞相踵以噤不語爲知體郎中者其智與力困則盡以任吏於是銓部之政幾由吏出公將有所舉措必謀兩侍郎兩侍郎莫不樂爲公盡而郎中亦遂以簿書任其僚吏不得爲奸私故公之典銓不嚴而肅公素強及爲吏部勤甚疾作會冬當大計羣吏之治奮曰此重典也吾不可以病自懈晝夜取部使者所上籍閱之又採輿議品隲其賢不肖去留之疾增劇丁未春正月僅訖事而卒年七十二公性孝友而薄于嗜慾歷官四十餘年恒不以家自隨

人餽之物卽菓蔬見之輒不憚故其卒也貧無爲歛

侍郎歐陽恭簡公鐸

字崇道號石江江西泰和人嘉靖

進士官至

吏部右侍郎贈工部尚書諡恭簡

公少卓穎四歲能盡識雲臺二十八將名氏甫冠舉進士授行人使蜀蜀王遺金帛扇皿公一無所受曰使事有職不敢以私拜君王賜也歸下峽舟束於盤澗欲覆衆叫號不已公色自若人自是服公有大臣器累遷虞部郎中時中貴鎮臨清者假寇警請得如江西故事督軍務疏上諸大臣皆茅靡公獨執之曰奈何無事而用兵以中土而要節鉞中貴人不當帥勿聽

便乃得罷

公以便養乞南得兵部武庫當給諸曹署隸直公戒吏懸直待給毋先顯者毋子美能聲赫然尚書喬公宇引以自副每語輒達丙夜曰吾老矣固當讓歐君也出爲福建延平知府蕭司禮敬郡人也家憑藉爲暴橫強買民田而遺其賦列肆櫛比侵官道至不能方軌而民苦賦爭徙竄公歸賦於蕭氏曰奈何重困吾民也已又正官道界斬其餘椽曰復爾我盡役而肆矣已又得蕭氏奴殺人狀立決毋所縱舍於是司禮大恨謀中公以法會太宰完舉治劇調守福州公曰

嘻此其意欲困我與鎮守太監忤將籍手我也疏引疾部不可促之官至府而鎮守尚璫者已盛氣待之矣公裁供饋禁豪索鎮守諸門客不得肆數嗾尚欲有所洩怒會頒胙公曰胙散祭器頒神惠而止益市肉何爲於是諸司胙損舊十之九尚怒曰往胙我羊豕具今大損何也令隸舁肉委郡庭而去公陽爲不諭意也者好謂諸生日尚公無以若相禮故勞苦之乎趣分肉詣謝會迎春又削其宴劇曰時當布德施惠而傷財病民何春之爲迎尚大恚肆詬罵語諄甚公徐拱手曰此豈臣子所宜言徑趨出而城中誼言

府且發諸門客奸錄其私橐於是諸門客大懼交說尚釋憾而尚亦中悔因三司謝過而公益自勵爲苦節會編里甲則士大夫與民分役始而上下交譁久之則亦信而安之矣癸未吏部奏課天下第一賜綵幣羊酒明年擢廣東按察副使督學政滿三載遷雲南布政使司右叅政

召爲太常少卿遷南京光祿少卿上六事皆爲官節省搜乾沒稽出入天子嘉之卽家拜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督操江事未幾改撫應天十郡督糧儲謂吾不虞他七郡而獨虞蘇松常而最甚者蘇夫蘇彈丸

地耳而漕餉天下半卽不給柰何厥田雖上下伯季也季畝僅五升而伯至十五倍之是驅而蕪也旣而曰吾得之矣吾不能額減而能均乃請於上比其最重與最下者而稍損益之重而不能盡損者爲遞減耗米派輕齋折除之以陰見輕輕不能益者爲徵本色遞贈耗米加乘之以陰見重諸推收田者從圩不從戶田爲母人爲子奸巧無所容逃竄漸復而公又令民歲以田出緡錢雇役毋得仍十年舊裁省郵置濫費定收納凡數十百條而會蘇守王君儀者遷爲兵備副使與公合以是能推行之無害時吳人顧文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十二
康居相位以書貽公曰公行法而吾家增賦千石然
爲百貧家減十石矣公所爲惠政于十郡非一而獨
於蘇著又獨於田賦著

章聖皇太后梓宮祔顯陵道經公所治不善事山陵使
者雖遷南京兵部右侍郎猶奪三月俸然上以爲是
不借譽吾左右也會吏部右侍郎缺會推再上再不
允命推老成持法者乃上公立報可改吏部右侍郎
公在吏部不携家時當考察務以精核行之不阻勢
不修伎其斥謫以否不以毀公鄉人有居相位者謂
公且移德我公自以孤誠受上知弗謝也

九廟災大臣當乞休公念無他過引乃自引衰上曰鐸
未老而衰耶其賜歸里公明日卽行歸而卜武溪之
勝構盱武草堂與伯兄熒讀書觴咏甚樂而九卿給
事御史薦公者亾慮二十疏然公已得疾遂劇俄卒
年五十有八

侍郎寇公天敘

字子惇榆次人正德戊辰進士官至兵部侍郎卒
年五十四

五歲時母趙淑人病久髮弗櫛家人欲剪之公曰是不
可毀傷及卒哀毀如成人禮弘治辛酉舉于鄉卒業
太學尚友天下士而與馬谿田呂涇野崔後渠切劘
聖賢之學以躬行實踐為本正德戊辰第進士授南
京大理評事每錄囚務矜恤讞疑理枉多所平反有
勢豪撲殺人出家人代伏其辜公曰天道神明獨誰
欺乎乃駁奏竟抵其罪不畏強禦尤憫憫然留都人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十二
人知寇評事會兩京曹官得舉科道趨者恐後天敘
曰官求盡職何必科道耶獨不赴布袍羸馬晏如也
陞寧波知府一以愛民節財爲政均徭清稅剔冗除害
鋤強杜謁興利彰善咸殫心力嘗書青天白日高山
大川愛民如子處事如家四語于座右丁丑歲祲乃
請于巡按秋糧得折價民有挽回烏府萬家春之謠
嘗與鄉試外簾三試卷皆屬公總閱有知縣某者持
一卷請覽公曰此不宜取知縣固請則固止之開榜
後柝所請卷乃其所私者同事者曰公神目也在郡
三載政績卓異其去也民惘然如失慈母

巳卯超升應天府丞會府尹缺卽攝府事時寧庶人反
武宗御六龍討賊庚辰春駐蹕留都權嬖怙寵提督
江彬尤鴟張所過率以重賄免禍守臣亦諷賂之對
曰與其行賄敗節寧得罪彬洵洵每務持迫之屬有
不可行之事指畫利害與之抗論多所中止中官勾
妓婦善音者數百人拘之別室以備供應饑餓疾病
累累迫於死言於彬而釋之常以事觸彬怒令人偵
之迄無短可持偵者乃勸往謝彬竟不往而彬亦不
能有所加也其他權嬖所需直沮之曰吾當見上親
奏

彬每遣人來公佯爲不見直至堂上方起坐立語呼爲
欽差語之曰南京民窮庫竭無可措辦府丞所以只
穿小衣坐衙專待拿耳人皆莫能誰何
駕北旋諸守臣送之維揚卽得還天敘迤邐於淮安坐
不行賄爾是時江南諸郡皆緣迎駕厚斂民而乾沒
其間駕駐留都凡九月費且不貲一一出公經畫而
民不知亦不病也

甲申饑饉人相食多方賑卹鄉落散米粟城中煮粥以
舖之尋復大疫施醫藥周視閭閻或勸止之嘆曰我
爲百姓癘豈干耶治應天四年餘百姓恃以爲命

巡撫甘肅公至月餘回騎犯山丹指揮將士遏其鋒酋
首脫脫木兒及部落三十六級威名遠震先年土魯
番大掠甘肅廟議閉關絕貢至是數遞番文求和通
貢辭涉諄謾公上議回夷於我有必通之勢我於回
彝無終絕之理若此鹵求通不得必至侵擾不大挫
衄之則朝和夕叛無益事宜聚糧犒師以張我撻伐
之威以堅彼悔禍之志然後議和則操縱在我而不
在彼勢可恃以無虞

總督王公欲遣使傳檄詰責土番送出哈密或聽選理
一人主理國事公獨執不可以爲祖宗間關立哈密

而欲世世守之彼雖占據終我地也若廢置由之則地彼有之矣豈春秋正侵疆之意乎况倉卒遣使而爲彼羈留如國體何乃削去聽爾選擇立王數語直付進貢回使執之去此皆長久之計也因上陳七事一嚴清解以實軍伍二請備禦以固邊疆三廣屯種以實邊儲四添京運以養遊兵五處料物以飭器用六添火器以壯軍威七留部官以督軍儲皆北邊切務俱獲俞允

巡撫陝西值歲大饑公疏請盡蠲租稅大發鹽銀以行賑濟忠誠懇切上爲感動勅下如公議關中之民賴以全活織造太監至陝供億甚繁則因歲歉奏請停止上命取回人心大悅謂公有回天之力
癸巳改兵部侍郎以疾在告雲中變作力疾上疏極言叛軍稔惡怙終宜彰天討乃陳分別善惡與懸賞格諸方畧憂時之心雖病不怠已而疾殆竟卒張南川稱其寬而不縱嚴而不迫大不遺遠細不遺近呂涇野稱其行已省身可與神明質可以知其槩矣

副都御史朱端簡公裳

字公垂直隸沙河人正德甲戌進士仕至右副都
御史卒年五十八諡端簡

父鳳嘗教公曰汝裳勵操行無以家爲慮予一盂飯一
裘葛之外於我何有裳刻志自砥爲諸生衣食不續
裕如也

正德甲戌登進士擢監察御史巡山西鹽法錢寧差官
市鹽拒不與有倖人奏討鹽引司空石公曰爾徒往
無益朱御史定不允也時御史王相被閹鑑構下獄
公抗疏曰朝廷設御史如齊民蓄猫捕鼠猫鼠相持

主人其可助鼠耶疏鑑八罪王得從輕刑又勸上戒
佚樂近儒臣武皇巡幸諸司請大治備以候公不許
後果有以重歛獲譴者人曰如朱公在免此矣還朝
又諫止南巡數嬖熒惑之禍直聲播于中外

庚辰出知鞏昌府時連年旱荒瘟疫大行乃虔誠致禱
卽大雨浹旬衆以爲神西彝猖獗設方畧困之洞中
食盡乃殪之功聞於朝賞表裏銀兩詔舉政事卓異
者賜宴獎勵公居第一給事中劉世揚等舉內外清
正臣大學士石瑤而下八人公又居次

嘉靖四年陞浙江副使冬夏惟紗絹袍各一襲無可更
者夫人荆釵布裙菜羹糲飯親操炊汲迎父就養同
列共製一衣爲壽父力却之其家教嚴正如此吏私
書公案曰清如水難到底公手續之曰清到底餓殺
你至今人傳誦之

御史王璜按浙不畏權勢浙有重人啣之璜竟罷官公
以副使齋賀表至京重人問璜何如人曰真御史也
重人慙沮

七年陞福建按察使十年陞浙江布政使十二年陞都
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河道建牙於濟十三年丁父
憂勅賜葬祭自都御史守制還寒約如素士自號安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十二
貧子居無賓堂土壁席門自奉止茹蔬菜十八年再起原官仍前任本年夏卒於官

公惇篤朴直目所見必行言雖久可復凡在官鑰戶遠嫌堂室如寺妻子甘菲惡益窮經撥曠以聖賢自飭謂尊德性道問學其的旨也行而成論士頌其廉知友服其不市名民惠其不取

總督應公櫝

字子材遂昌人嘉靖丙戌進士官至兵部右侍郎兼都御史卒年六十一贈兵部尚書賜祭葬

授刑部主事時惠安張某以贓敗下部屬公訊理按得其狀客有爲張私謁者夜遺金七百峻拒之竟駁正如法太宰許文簡公考績云發巨慙之贓不爲勢怵勵清修之操不爲利誘蓋指此以員外奉命慮囚江西平反數百釋輕罪千餘人

甲午遷知濟南府事郡故衝劇公廣勞來蘇凋瘵政蹟著東土銓司最公治行奏調常州府常難數倍比至

適當定冊稅糧徭役奸蠹蝟集如那移增減詭寄隱匿之類蓋漫不可致詰者公究極利病詳定規畫裒益以均平之丁據黃冊糧據實徵其所更賦役二法最爲精善郡巨姓顧氏相訐有司率牽制無能剖決潛以重賞求公公發其事而當以罪富民吳庸者於公去常之日具百金追送于境外曰予儕小人歲無侵擾公賜也願以此爲報公謝而卻之然性素鯁直輒與行部相齟齬互煽流言復調寶慶內艱去任服除補辰州未至拜湖廣副使董學政志潔行方學優心古遷苑馬卿經理遼陽時七苑之馬散處郊原倒

失不常息駒之數奸宄復漏報不以實公爲置廐數百責令每季報生而又覆其勤惰豐其芻藁時其調習嚴其蒐閱日孳月蕃列廐雲盛民免賠償之苦矣丁未陞山東叅政會妖賊甫平議者欲盡誅其黨撫臺亟以屬公於脅從者悉輕釋之未幾陞河南按察使再遷山東右布政使轉左尋擢都御史巡撫山東值邊疆多壘朝議謂非公不可奉命改撫山西兼督三路支隘之樞及鹵所往來出沒之衝罔不按堵簡戎行葺營堡謹斥埃更番戍守併聚兵力以扼要害計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五十二
鹵至則裹甲荷戈持滿以伺退則設伏要截歸路鹵
知有備遂徙營去莫敢窺塞

陞兵部右侍郎總漕于淮公言黃河入海之道疏通無
滯故開清河口通黃河之流以濟運道今黃河入海
下流如澗口安東等處俱漲塞河流湧而漸高茲欲
使黃河之水下復清河須鑿澗口工力浩煩勘得三
里溝在淮河下流黃河未合之上淮水清多濁少議
者謂宜開清河口開三里溝至通濟橋但舟由三里
溝出淮河達黃河且道里甚近工費不多欲除河患
何以易此疏下工部覆從所請

提督兩廣軍務巡撫地方桂樂平等地徭徼雜處半爲
盜藪而莊頭鬼子等巢劫令逐師爲害尤甚其七山
三十七巢諸徭密邇軍門據險出沒積五十年餘屢
征不服經畧者不過多設營堡遙制而已公至諭以
德意不卽加兵而樊家屯馬江等劇賊悉款効帖服
惟七山諸寇負遐阻怙亂自若公審勢察機署勒部
伍授諸將方畧親督精銳直前奮擊之俘馘以數百
計乘勝復攻莊頭鬼子等十五巢生擒百餘斬首三
十有奇歸被擄男女三百餘口奪牛馬焚器無算次
年征七山三十七巢假道引兵至潯分哨倍道疾趨

比至賊倉皇出敵輒敗衄乃棄巢走公招之不從遂
張奇夾攻覆其巢封其山籍其田廬蓄物什器令官
兵屯住耕作殲獷悍之寇而無濫殺之慘因田廬之
獲而省轉輸之勞自兩廣用兵以來稱節制之師者
無踰公焉捷聞荷恩賚金帛仍廕一子未幾以疾卒
于蒼梧官舍

公和雅有度外無矯矯聲迹而內貞介自持不隨人俯
仰居官務實政雖與時多忤然所至民咸稱之

尚書鄭端簡公曉

字窒甫號淡泉海鹽人嘉靖癸未進士仕至刑部
尚書諡端簡

公少有異質年甫十歲父遵化訓導吾核公授之經傳
卽能通經傳復授以子史卽能讀子史吾核公數指
古今人賢不肖事誠之曰汝他日當爲此不得爲彼
故公自少至老毅然必欲爲君子不以毀譽利害貳
其心

嘉靖壬午舉浙江鄉試第一明年中會試高等學士中
峰董先生力薦之政府政府亦知公名公竟不一謁

政府尋授兵部職方主事日取故牘閱之由是盡知天下阨塞與其士馬虛實強弱之數大司馬蓉溪金公屬撰次九邊圖誌三十卷人爭借其草錄之

甲申以議大禮杖闕下乙酉大同卒殺其巡撫都御史當事者請宥之公抗疏以爲不可不報丁母憂服除補武選尋丁父憂去家居者又八年會世宗皇帝特詔起調考功逾年始至至則分考辛丑會試轉郎中巡按御史有所論劾不當者公勘得其實反摘御史夏貴溪罷相有詔考察臺諫分宜意在去異已者公更黜其所厚者若干人癸卯分宜子世蕃以治中求

爲尚寶丞公謂非故事不聽分宜益怒密疏公抗上市恩詔貶和州判官而世蕃遂遷尚寶司丞矣公至和日夜治民事訪諸所欲惡次第罷行之民大悅未幾遷太僕丞丙午遷南考功郎中尋遷南尚寶卿歷南太僕少卿鴻臚光祿太常卿

癸丑遷刑部右侍郎甲寅改兵部兼僉都御史出撫鳳陽會倭奴入寇江之南北運道爲梗上下憂之公至鎮勵將士選民兵集鹽場之壯勇禦之於通泰襲之於如臯擊之於海門搗之於呂泗圍之於狼山斬首九百餘級賊震恐遁去東南之賦四百萬石歸輸於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十二
京師無後期者又築三里閘以通漕渠開湖櫃以興水利淮以南迄今無水患分宜故銜公僅擬賚予加俸公素以文學聞海內又癯然若不勝衣而出撫以武功顯人益知其不可測

戊午改刑部尚書會大司馬虞坡楊公總督宣大公奉命兼掌兵部事時議謂宣大重鎮欲留楊公久鎮北門公上疏謂楊公還本兵則九邊將帥咸得人而戰守之事咸飭所可恃以無恐寧獨宣大爾邪世宗皇帝雅重楊公且重公議乃詔楊還本兵公還刑部奏論錦衣所治獄多失實而五城御史受民訟非制既

又謂王直於法必當誅留都亂卒漸不可長劾分宜張翀董傳策吳時來不可罪諫立儲郭希顏不可殺薊鎮閩廣提督憲臣王忬阮鶚悞事之失不必深求咸與分宜議不合時御史鄭存仁者善揣時宰意妄以職掌奏公公具疏述故事甚悉分宜不能奪乃從中構之落職還

公官文選時里中仕宦有餽金首飾承篋以將而上覆之茗公直以爲茗也受之入夫人手撥茗知之面頸發赤急呼僕趨請公入以語公公迥然不動聲色第整理其茗覆篋如初出坐亭中召其人還謂曰吾初

以家適乏茗故拜君惠頃入內詢之家尚有餘茗心
謝尊意已授之令持歸從容暇裕若此非素有養不
能也且卽其夫人若此其刑于之化可知已

公家居角巾布衣數携一童子訪故所識與論桑麻晴
雨或時共飯山蔬水藻相對終日見者不知其爲名
卿性儉朴尤審於辭受所居絕去紛華松窓竹几蒲
茵練帷蕭然如山僧焉丙寅秋病卒子履淳等訟公
受誣事於朝詔復公官穆宗改元賜祭葬贈太子少
保諡端簡廕一子入監讀書淳舉嘉靖壬戌進士歷
尚寶丞公爲學雖主用世而於性命之說義利之辨

咸能剖析精微直窺堂奧華亭徐公謂其持論正而
不迂嚴而不刻剛而不激高而不亢與唐馬周陸宣
公抗衡真知言也所著有吾學編古言今言奏議文
集諸經解行於世

公諱... 字平侯... 廣東瓊山人... 弘治壬戌進士官至戶部左侍郎贈右都御史賜祭葬

侍郎唐公胄

字平侯廣東瓊山人弘治壬戌進士官至戶部左侍郎贈右都御史賜祭葬

授戶部主事以憂歸值劉瑾用事謝病不出瑾誅起舊職屢疏請罷蘇杭織造內臣出內象為宋死節臣趙與珞等請諡立祠尋轉員外郎出為廣西提學僉事諸徭皆令其遣子入學讀書

陞雲南副使擒橫虐土官莽信覆貪狼知縣趙九臯諭解木邦孟養二宣慰搆亂改提學陞叅政右布政使入覲陞廣西左布政使時王府宗室受封賄官吏補

支祿米自出幼具題曰爲始歲費幾千萬石公曰祿
當從爵未爵何祿疏聞於朝遂通行諸藩著爲令古
田鳳凰寨韋賊爲亂兵征無功公屬古田令劉朝輔
以意招撫之賊曰是前提學送諸獠子入學讀書者
耶卽從朝輔來見解甲受質

癸巳陞右副都御史提督南贛汀漳陞戶部左侍郎世
宗十五年議伐安南公陳不可者八大要言華夷者
天地之限高皇神武不世出矣安南不征著在祖訓
一不可也太宗討逆臣黎季犛求立陳氏後已無所
得置爲郡縣得不償費仁宗常恨之至于宣宗克承

厥志棄不之問二不可也安南前代當其盛時屢爲
欽廉邕諸州患自唐高駢徂征之後歷五代至宋曲
劉紹吳丁黎季陳八姓迭主而嶺南邊郡外警遂稀
是彝狄分亂中國之福三不可也若謂中國舊地宜
乘亂取之臣攷馬援南征漢歷浪泊士卒死者幾半
所標銅柱乃在今思明府耳張輔平交簡定繼亂所
不嚮應惟交州一城又六年餘始克就擒亾幾何時
陳季擴又亂去之十餘年黎利復起中朝武臣陷死
甚衆士卒物故以數十萬竭中國十餘年之力得數
郡縣空名而止比况前代又有征之不得如宋太宗

神宗元憲宗世祖皆喪師損威四不可也彝狄入貢
彝狄利也可借中國之名以壓其隣可借中國之資
以潤其用故今安南國中雖亂具表齎方物欵關不
絕特彼中撫按以其姓名不符初封卻而拒之名爲
負固其辭不順五不可也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太宗
之時用兵八十萬自雲廣分進山海餽餉不絕今擬
取辦附近四省則在四川方有採木之役在貴州方
有凱口之師兩廣糧儲久已匱于田州岑猛之征且
自大工迭興諸省帑藏皆輸將作加以水旱蠲除視
當時財力遠甚六不可也夫此皆迹有可求耳以臣

杞憂殆有甚焉唐之衰也自玄宗南詔之役始宋之
衰也自仁宗伐遼之役始今太倉積餘僅四百萬屯
田壞而田日荒鹽法阻而商日減鹵騎日強邊兵屢
叛北顧方殷南征復啓卒有意外誰任其咎七不可
也今兵雖未興已遣錦衣問狀詔中外嚴兵待發夫
錦衣武人闖於大體萬一徇枉釁或隨之卽今觀兵
之令方下而侵漁騷擾害已四出憂不在四彝而先
在邦域之中八不可也兵部覆奏稱公忠謀上亦曰
胥後議

武定侯郭勛恃寵請配享其祖英於太廟公上疏曰臣

聞聖祖開基二年正月乙巳始立功臣廟於鷄鳴山
六月丙寅廟成列祀二十一人死者塑像生者虛位
是諸臣之功蓋皇祖論祀之日已合生死之臣先定
之矣至于太廟從祀古者所謂爾祖從享祭于大烝
其典猶備英所得侯平雲南也而非開國英侯之日
太廟定祀十有六年矣此時且不得祀功臣之廟况
敢望配享哉我皇祖享祀之定寓褒旌於血食品題
尤精位次先後今尚不可輕移有無額數况得而增
損乎若助所引祖訓首章得與于三公二侯五家之
列是專言議親不關廟祀也伏惟陛下寢英配享之

議庶慰聖祖當日之心悅諸臣素聚之魄而助知孝
不知學之誤亦可洗雪矣上不從許英從祀

戊戌夏議明堂大禮忤旨詔獄廷杖歸踰年而卒公耿
介有器識平生以范仲淹自期所上奏疏詳核今古
通大體疾革時值章聖太后梓宮南祔北向力稽首
隆慶初南給事中岑用賓言公與林俊吳廷舉並先
朝名臣大節素著而恤典未備詔贈右都御史賜祭
葬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副都御史馬公卿

字敬臣河南林慮縣人弘治乙丑進士仕至右副都御史卒年五十有八

少而穎敏甫十齡父圖沁州公示以經書大旨既曉析已摘文清峻弘治初年十七舉鄉試兩試春官不利卒業大學時臨清王佑以貢至公察其博覽有行遂偕張士隆田汝耕輩講易於王氏十八年會試中式入對大廷策問道未行法未守公答曰政事之柄握於司禮刑法之權移於廠衛蓋切中時弊云大學士劉健覆閱卷奇之改庶吉士

正德二年授戶科給事中六年同考會試未揭曉禮部
移文內簾主考學士靳貴奴洩試題於常州舉人某
某受千金主考劉忠驗號一人中式比填榜黜之曰
用戒贖貨者已出院公疏請究之竟坐奴罪一舉子
充吏貴大愧恨吏部遂以公爲大名府知府時薊盜
大亂大名戎馬充斥又值凶歲公至郡修城浚池礪
器募兵以令陳智教諭陳悃爲總領親閱能否大彰
賞罰人思奮力東明小邑賊攻圍十有二日不拔遂
去相戒勿入郡中公復請留運米若干斛救荒得報
自散之無餘侍郎王某掌賑濟怒公之專入境見道

樹不伐民安不流乃更稱其才

初遼東甯杲自御史陞僉都御史已除名潛居京師厚
賂閹永求復官擒賊永諷諫官薦之公適在工科同
官有及之者公奮袂而言曰世果無人寧用鴛如卿
者可也畿內可復令渠壞之耶已而傳旨復杲僉都
御史巡撫真定并討羣盜杲必欲中公以危法至大
名摘疵索瘢威脅語侵公不爲動亦無從得間乃令
供軍需二千金公謂必得印信公移乃敢發卒如請
十年進浙江按察副使溫處兵備孝豐湯氏作亂莫克
平者公至上議曰湯氏自知罪大不赦無一日而忘

死則爲備必淺凡孝豐在官者皆與通我有作彼必知之今糧差不及孝豐湯之故也豪右名曰讐之實欲存之以便已况法弛綱頽民畏湯如虎而眇官如羊夫千里襲人情必先露山路險狹如鼠鬪穴林木蔽翳可以設伏彼安居以待我竭力以攻或遭連夜雨勢難持久皆我之所忌也然度彼之勢敗形亦多負險固守聚而不散則可圖拒命假息多疑少決則可劫素雖桀鷩未見大敵則可威收召豪傑引結讐家明示利害公出刑賞則可用榜諭謀說降赦逆誅我威旣振彼思自脫則可離皆彼之所忌也夫用兵

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則兵未接而勝已定矣時不能用

改山西提學轉叅政時晉國發喪妖民張鉞欲乘虛取會城張旂舉號公先知之有備鉞不得發御史不然後行部爲鉞黨所攻幾不免乃大索賊忿將多戮公又從容開釋無辜者甚衆

嘉靖二年進浙江右布政使中官張志聰吳勛造幣於杭自擅權利又縱行頭色料旣不中程而挾金以逋十年不訖工公蒞之乃與御史歐珠協心裁抑檄杭守查仲道以平價易色料於商他無與也中官奏公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十二
及仲道抗違新命凌忽使臣有詔逮公及仲道詔獄
治公及仲道各引爲已罪珠疏救公謫鶴慶知府珠
仲道亦坐降調公歸省親會友飲燕甚洽久之適當
別笑語之曰丈夫志在萬里如雲南直履堂與耳至
滇見鎮守中官不答禮公立而言曰吾不過再繫而
已矣中官改容謝過

鶴慶民朴而士少文公推誠布化抹撥煩苛均徭平賦
通道水利漾江西至登和地亢而藉潤桔槔渺濟詢
之士人云惟麗江可疏而灌之然異境民私之而壅
其流公乃移文麗江委官作漾江堰高丈許濶如之

沿江鑿渠深濶幾丈旬日而就暇則教誨生徒講授
大學中庸又諭之以文曰古之學者首之六藝近事
也繼之六行崇本也至六德考厥成矣今習課試之
文科第爲志官祿爲功及幸一第筮蹄盡廢名曰舉
業之弊綴砌爲文借偶爲詩拾古人之餘敝一生之
力不足以覆瓿名曰詩文之弊晚宋陋儒浚伏羲之
畫轉濂溪之圈不反身心但求毫楮今又躋其糟粕
以自迷名曰理學之弊宋之四子翊道之功大矣造
詣深矣乃有入室操戈之徒訾張詆邵右陸左朱肆
怪僻自高而忘其履之卑此過門不入吾不憾焉者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十二
也或有已則不學專以非人凡人之善曲爲巧詆諸
生能如古人之學聖賢何患而不至舉業資也詩文
藝也性理本也天下之善吾師也又令行鄉約郡人
化之

土官鳳朝文及安銓叛或指公間道可逸也公厲色曰
丈夫不死國而死家者何麗江土官木公之妻朝文
之女兄衆畏其兵悍視其順逆爲從違公約會兵境
上告之曰汝兵誠精然賴累朝恩命而然汝叛朝廷
兵不能叛汝耶汝受厚恩而忘之兵受汝恩與汝之
受朝廷者厚不待較一旦反噬何難麗江人欲得汝

之處者何限顧畏朝廷威鎮之且朝文不有其君與
其兄何有於戚卽事成庸能處汝下乎君乃北面而
事之乎木公感泣出兵二千往援會城滇人曰麗江
兵故難調也由是二酋失助瓦解矣

七年正月遷雲南叅政再遷按察使委勘平蠻功過當
實當道器之御史劉臬薦公宜亟召還貳六部贊國
大猷巡撫大同蔡天祐薦公自代謂公氣量可以消
反覆才畧可以理紛結不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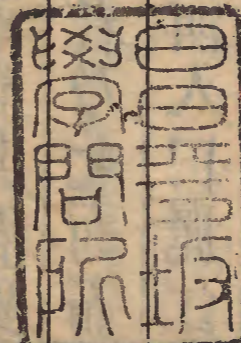
十六年擢右副都御史總督漕運巡撫鳳陽地方公至
淮會漕塞議者紛紛謂復海運開濟汶公謂六月無

漕京師困矣姑紓目前之急乃疏黃河故道而固隄
母令走洩未幾漕利上錫白金綵緞奏除淮揚軍餘
無田子粒凡若干兩又請餘鹽并鈔關銀賑濟僅畢

事而卒



文化庫



明各臣言行錄卷五十二

終



文化庫

